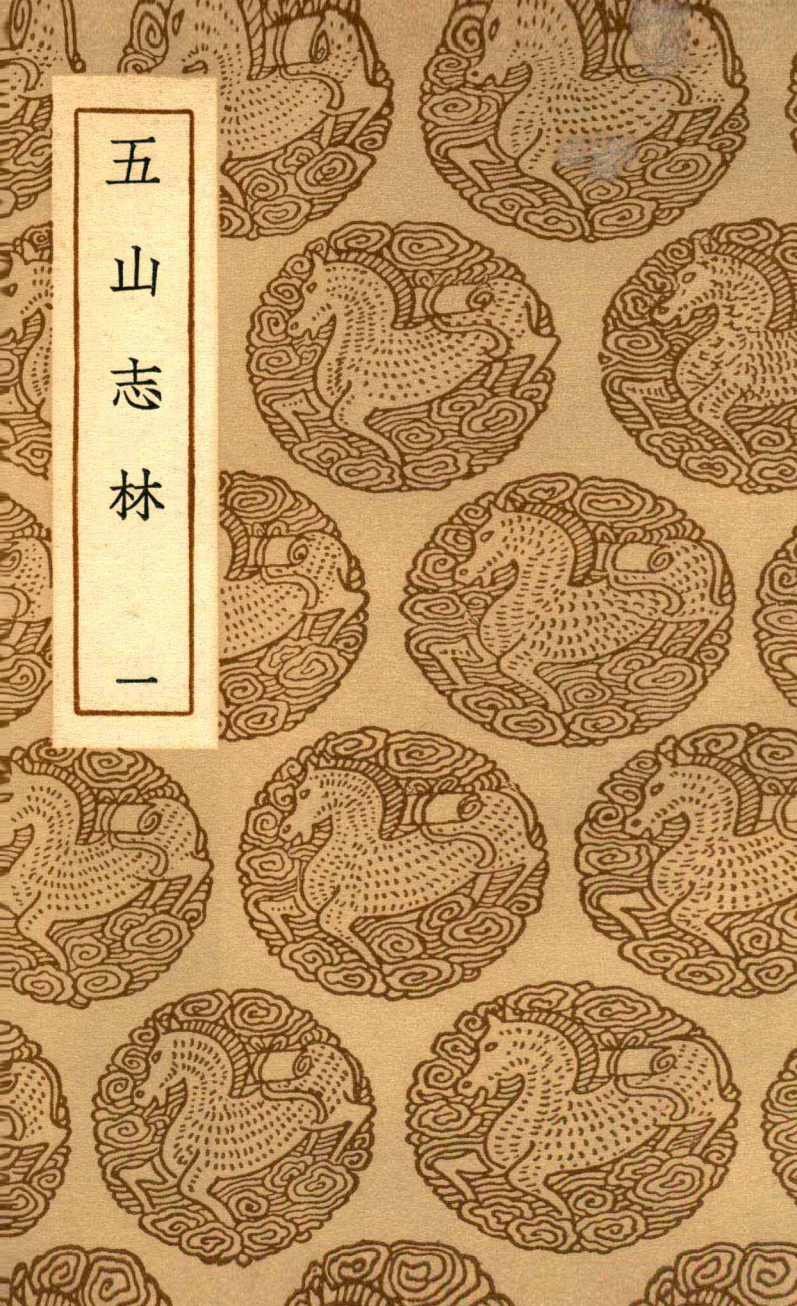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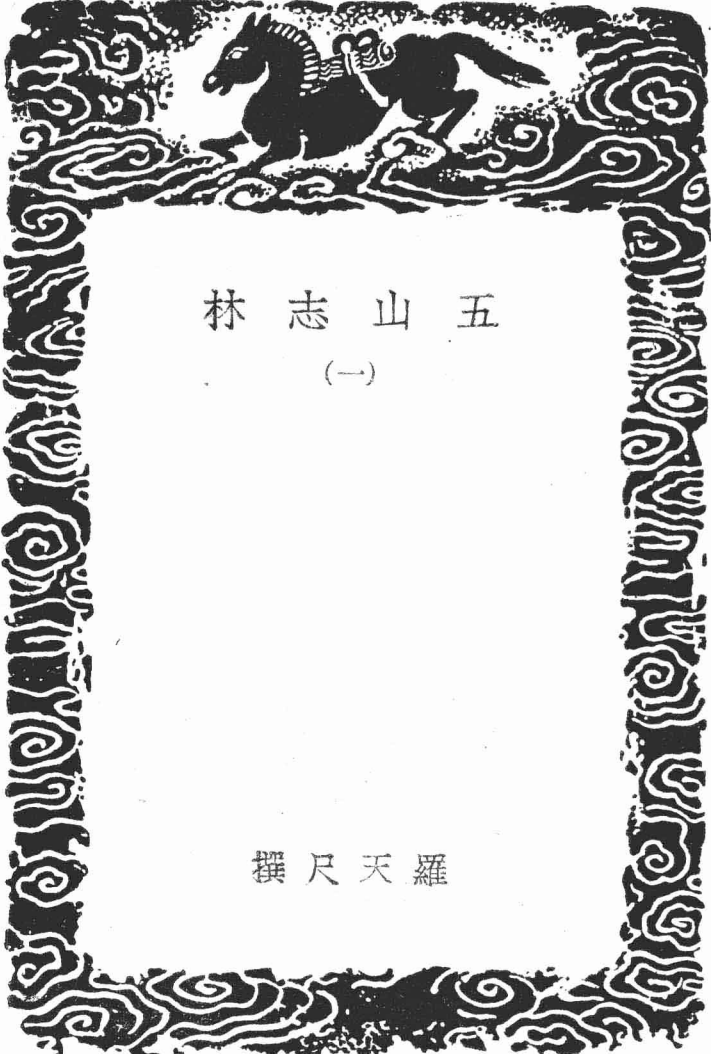


五山志林  
一







林志山五

(一)

撰尺天羅

# 序

機緘之所流露。橐籥之所吹噓。極乎動蹟不齊之致矣。將欲廣其聰明。恣其考鏡。端賴有外史方志爲之紀其實。而存其跡焉。南海一大都會。而登俊拱北。安東梯雲。華蓋五山閒。尤所稱氣盛衣冠之境。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詭制殊形。千變萬狀。迭見于其閒。劉熙釋名曰。記。紀也。紀。識之也。又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滅也。五山之故。重有賴夫書而記之者矣。孝廉羅君履先。五山中之文獻也。生平姘修練要。揆藻揚芬。領袖羣英。楷模多士。于其地之前言往行。遺文軼事。舉夫聲名文物。政教風謠。下逮蟲魚草木。與居與稽。而得之見聞者。筆于書記。藏之篋笥者。壽于棗梨。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羅君固已爲其難焉者矣。歲庚午。余承修順德邑志。于所輯五山志林。多所掇取焉。因嘆其嘉惠藝林者。非淺鮮也。揚子有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披其記載。考其動蹟。見聞可廣。約卓可幾。是將與荊州記。吳越春秋諸書。同發南國之英華。而爲瑞世之瓊瑤矣。

凌江胡定撰



余年十七。應府試五羊。日竟十三藝。得悻疾。掩關石湖。瘦量山房者十四年。先大母梁夫人。肩奔筥閣。置四子書。不得讀。日抽案上散帙。稗官野史。以消永日。自念太史公周流天下。乃獲著史記。余局斗室中。動十數年。無從閱歷。得古今天下掌故而錄。纂以成一家言。身所未歷。不可徵信。遂于邑中近事。耳聞目見者。輒錄投敗簞中。雍正六年。詔天下纂修大清一統志。余邑大夫柴公。謬探虛聲。命與諸君子編輯局中。未閱月。藩憲王公。檄爲省局分校。屢辭不獲。在局三閱月。又以多病不任事。荷總局庶常魯公。放歸里塾。兩次從事。雖未有所撰述。而得備覽其中嘉言懿行。心有所欲。輒自私錄一冊以歸。蓋亦耳所習聞。目所習見。可以傳信者也。十年閒。省試公車之暇。授書馬寧。錦鯉。羊額諸塾。爲甘驥計。村莊無事。遂得理其前後所錄。畢註之冊。合前朝國朝爲八卷。內有標題。名曰五山志林。要皆敘述舊聞。組緝名論。竊比鈔胥閒有論著。亦明向往。非敢有所予奪于其閒。總以誌吾病閒之歲月已耳。乾隆辛巳中秋日。書于石湖之雞度軒。時年七十有六。百藥居士羅天尺撰。

# 五山志林

## 總目

卷一

述典

卷二

識今

卷三

談藝

卷四

傳疑

卷五

闡幽

卷六

五山志林

總目

五山志林 總目

紀勝

卷七

辨物

卷八

誌怪

# 五山志林卷一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 述典

登於史、典也。登於郡邑乘、典也。宦斯土者、生斯土者、客斯土者、斯土巾幗而鬚眉者、登諸史冊、美不勝收。鐘鼎既銘、不入兔園之冊可也。而取法貴近、見琴見夢、不若對懿行、捧嘉言、入寶山而空回、對熊蹯而食指不動、非情也。爰錄一二、志予向往、且以示論古者。毋曰韓山片石堪對已哉。

衣中詩

桃源賊雙死節

不爲逆監腐童子

議禮廷杖二諫臣

迎宴不許謁家廟

勸舅化夫

賢璫

牆壞不脩

疏秋壑誤國

瓜大于蛤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何恭人

諫迎生佛

孝友無名姓者



出喉不卽死

乞宥練子寧黨

柔遠祠

禁淫祀

沈公摘奸

化民

六自僧

報嫂

父子直節

奪回擄口

展誦忘饑

通民隱鼓

鷄鳴山祠

平步六逸

斥奄黨

黃女官

逐宦者

衣中詩

邑志述聞云。王清、濟寧衛指揮。黃蕭養攻圍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閒。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桃源賊雙死節

邑人梁奎。區瑞。同時爲邑諸生。並有文名。奎從江門遊。甚見推重。以孝友聞。趙督學表其堂曰愛日。舉於鄉。判袁州。值桃源賊數十萬薄城。將奔皆怯伏。奎拔劍斫案。誓殺此賊。挺身出戰。遂遇害。瑞負氣節。數觸教官銜之。密于班簿中註瑞不到。罷爲吏。尉德興檄修萬年縣城。版築方具。桃源賊突至。且城且戰。相持數十日。力竭。爲賊擁去。欲降之。瑞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寧從鼠輩耶。至死罵不絕口。事聞。各難廕一子。奎子世衡。八品官。瑞子健。古田典史。御史姚淶。雙表其門。邑人祀於崇義祠。石洞曰奎死袁州。瑞死萬年。故志不錄。祇於子賞官見之。豈少之哉。以死勤事。祀於其所可也。劉義稱龍頭人。故並祠。然與史多不同。余弗詳之矣。尺按石洞志。奎瑞之祀袁州。萬年名宦宜也。雍正閒。樓攝縣儼。以余祖維忠於黃賊蹂躪時。上書捐地建邑。爲有功。則宜祀。詳請兩院。得並祀崇義。起石洞於今日。當稱允協。而省志以邑無新志未入。亦缺事也。

不爲逆監腐童子

邑志云。黃著字子誠。龍江人。起家進士。知安溪縣。以堪治劇。調泰興。逆瑾檄揚州縣腐童子三百。不聽。擢戶部主事。武宗親征。充前道督餉使者。賜斗牛服。管郎中。以足疾歸。天尺曰。吾粵南漢劉銀。宦者用事。多腐狀頭。執役禁中。以媚漢主。後宋潘美平粵。銀降。宦者羣盛衣冠。以見美曰。此輩掾人多矣。盡殲之。夫不奉命掾人者。即可殲掾人者也。快哉。

議禮廷杖二諫臣

邑人劉士奇。張燦。性皆抗直。士奇官刑部員外。燦官禮部員外。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以上欲稱孝宗爲皇伯考。相率赴左順門哭諫。上怒。收繫獄。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廷杖。士奇燦俱廷杖。而燦竟死。僅年三十八。士奇後出知梧州。多異政。而燦生平事尤奇。燦字景川。善昭孫也。爲諸生時。里豪侵其祖墓。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祖墓得歸。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更不能容人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拳之。嘗謂見義勇不顧其身。惟吾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石洞曰。或傳燦兒時。有妖降其家。語他日登第。除拜悉驗。戊寅諫大禮。先一夕復來止之。燦不聽。神怪之談。縉紳不道。信然。斷而能行。鬼神避之。燦不愧乃祖矣。

迎宴不許謁家廟

邑人梁亭表。中萬歷鄉魁。知南安府。張獻忠陷南康。飛檄諭降。表誓以死守。甲申聞京師變。痛悼得病而卒。子若衡。舉崇禎庚午鄉試。令永福。流寇陷湖廣。桂林大震。衡泣與母訣。誓以必死。俄遷左州守。會外艱。訃至歸。未幾。故閣部陳子壯舉兵向城。制府修養甲。知衡與閣部爲郎舅。逼致書招降。不從。遂見殺。衡子宗典。中順治甲午舉人。迎宴日。母陳氏叱詫不令謁家廟。母卽雲淙先生妹也。可謂賢母矣。豈惟無愧于兄。亦可對翁夫而無忤者歟。

勸舅化夫

石洞志云。馮氏者。龍津歐公池妻。其夫嫡子。兩伯兄。皆庶出。舅欲厚其財產。先召馮諭之。馮曰。嫡庶子爲

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皆三年。馮曰：三子皆大人所生，服既無別，財產其可有別乎？若是非妾所願，亦非後人福也。舅嘉歎而從之。徐氏者，龍頭梁亞三妻。其夫偶與惡少往來，將謀爲盜。徐竊知之，一日置雞酒，飲食其夫。夫辭醉飽。徐曰：隻雞斗酒，用之不盡，何苦舍生爲非？其夫感悟，不與偕行。後惡少事發，伏罪，其夫獨存。

### 賢璫

廣東舊志云：陳準者，順德北水堡人。景泰閒，進爲內侍，給役內廷，不好用事。曩朝廷設一坐於東華門外，號曰廠，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綱紀，羅致百僚，縉紳氣奪，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以準爲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罪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爲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殺。

### 牆壞不修

通志云：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長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手牆扉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祥自後歲時泣拜于扉下。歲久牆壞，人令毀之。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亦不復娶。

### 疏秋壑誤國

邑歐虞部集云：余七世祖九峯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黻、吉水鄒瀛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



關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不報遂去闢書院講學於家有詩集十卷

瓜大於蛤

石洞志云張拱辰尙氣節罷官居鄉有獻百金爲壽而請關說者託族子以聞屬拱辰耘瓜族子示金曰有貨如蛤何苦耘瓜爲拱辰曰吾瓜大於蛤也妻子幾不能給御史陳聯芳表其里曰清白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明朝洪武初法嚴峻人莫敢爲郡學諸生黃連人何昌者能文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爲縣學生豪長者爲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者登庸貴矣何免爲遂代兄爲南海縣學生南海分立順德遂爲順德縣學生未幾中式知麗水縣有政聲

何恭人

邑志雜記云宋羊額何世忠妻李氏以粟餉軍封恭人賜山田以葬今番禺何大山其墓也所謂野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者耶

諫迎生佛

鍾曉字景陽龍江人也少沈毅鄒智之謫石城也邑令構謫仙亭居之曉師事焉中鄉舉爲御史劾參政王奎參議黃泰白金僉事李淳皆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持論侃侃與昌黎千古同轍未幾爲忌者所中出爲瑞州同知居官三十年窮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矣比鄰惡其蔽卽裁其楹世人得一

命而以武力加於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死後。邑令沈鐵。白兩臺表之。謂居官著謬謬之節。處鄉有恂恂之風。天尺曰。其汝愚之風類歟。子千字。君錫。亦鄉舉。亦瑞州同知。瑞俗。上元昇佛出遊。駭動人民。靡財不可勝數。千出遇之。毀其像。杖僧還俗。遂毀淫祠。沈令稱之兩臺曰。父子濟美。不愧也。

孝友無名姓者

舊邑志云。洗二者。龍津人。與兄俱孤貧。繆獨。兄年五十。雙瞽。二取魚蜆爲養。丐得餒餘。先以奉兄。寒則分衣。事之十餘年不衰。兄死。哭之甚哀。鄉人爲具棺殯於荒坵。葉志云。梁亞翼。縫人也。不知其姓。容奇。梁觀成以爲子。稱梁亞翼。觀成中年癱瘓。亞翼敬扶持之。中裙廁。身自浣滌。未嘗倦。作藝以養。猶舊志之洗二云。天尺讀志至此而感泣。孝弟庸行。士夫讀書者能之。不足奇也。而讀書爲士夫者。多以文義緣飾。至性反見於乞丐賤隸。能無赧乎。余觀列傳後多載其子孫達者。爲祖父食德報信有之。而傳可想也。昌黎賢者受諛墓金。老子恥與韓非同。則洗二亞翼之出於公論也。負絕哉。

出喉不卽死

和州刺史黎宏業。字孟擴。吾邑馬涪人也。登天啓賢書。乙亥。流寇張獻忠。自廬陽屢掠其鄙。宏業具方略。上道臣。不省。乃率士民壘城浚濠。除夕前一日。賊十萬躡其鄉。突城。宏業喋血登陴。士民咸效死。賊且去。會大雪。潛運蘆中縱火。守者驚救。而賊自北門騰入矣。宏業巷戰不勝。還州堂北面拜曰。臣力竭矣。引佩刀自剄。喉出不死。拭血書一絕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家人扶救。

宏業曰。吾固必死。不如觸賊刃。負劍上馬。家丁挺擊賊。斃於亂刃。宏業後還。沈眩氣絕。印猶在其臂。賊入署見。亦爲嘆息。几上惟圖書數卷。請援文稿而已。母李氏。妻楊氏。及妾子女四人。咸自縊。鳳撫朱大典以聞。贈太僕卿。賜祭葬。廕子入監讀書。初。賊圍急。宏業募人突圍請援。經略駐師安慶。以除夕。享士卒。置酒高會。惟諭固守。及破城。屠害最慘。經略知賊將去。乃徐出兵。和民痛宏業之死。而咎經略之不救也。國朝順治八年。州學正劉蘇。追宏業忠。言於御史。祀名宦。天尺曰。余讀黎美周先生河村詩序。引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廳壁閒。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所書字三年。當化碧矣。河村集係和人戴敬夫詩。美周言。其詩多寫當日顛沛流離。國難家仇。有鬼號發燼之慘。其刺史之大招歟。

乞宥練子寧黨

葉石洞志云。順德張善昭。四川僉事。降判臨江。尺籍魏安生八十四人。皆練子寧肺腑。所謂奸黨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忠貫古今。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昭皇帝亦謂方孝孺等忠臣。旣忠之矣。何肺腑外屬。尙以奸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論曰。子見方孝孺。練子寧。未嘗不涕淚沾襟也。余邑王御史度。亦坐奸黨。宗家外屬。編五百五十戶。無爲善昭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朽。天尺曰。善昭孫燦。以議大禮。廷杖死。一家忠烈。爲吾邑光。豈不偉哉。

柔遠祠

福建通志云。中官陳道廣。東順德人。奉敕出鎮八閩。閩地邊海。番舶叢委。夷性兇悍。有司不可治。道至。大舉振刷。諸番譯致二千金。嘗之。竟置之。始畏服。抽盤公怒。毫無染指。番益感德。爲建柔遠祠於其國。以誌慕之。在鎮十七年。所居一室。左右圖書。淡然若儒生。自號水月道人。卒于閩中。

### 禁淫祀

邑令吳廷舉。禁淫祀文云。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當祀而祭。杖。頃行龍江。龍山。見五岳廟中。禺五帝。冕而執圭。五岳視三公。諸侯在其域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薌。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律宜毀。且淫昏之鬼。充斥閭巷。家爲巫史。四十堡。大抵盡叢祀矣。歲時伏臘。釀錢禱賽。椎牛擊鼓。戲倡仙像。男女雜沓。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致攻剽。譴訟之徒。資以決筴。是奸盜之主。而禮教之蠹也。不佞有民人社稷。寄四十堡。淫祀悉毀之。其材以修堡內豪壇。有餘。輸縣營繕。像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干犯政教。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也已。于是毀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不辨善淫。而以其匪眦報。愧淫鬼矣。

### 沈公摘奸

石洞志云。沈鐵爲縣。慕獻臣爲人。不好酒色。癯然若不勝衣。而視事不分晝夜。尤善摘奸。有告其子博者。鐵曰。若且博。何乃子乎。身織屨足食。何博爲。因問妻少何也。曰。再娶。鐵笑曰。摟之耳。其人頓首謝。不敢。



起。一日問其甲若爲某調某事竟乎。對曰。死罪有之。曰。宴鵝鷄何薄哉。休矣。或逮捕不能得。則指示某所有某爲識。如言果得之。邑中大驚。皆怪其見之神也。莫知所出。有某生者無子而妻妒。置妾別居。妻戒家童。紿度海。納妾則殺之。時烈日生。笠而溲。遂以刀觸笠。貫其撮。推墮海中。妻誣妾。鐵不問也。驗尸得笠中刀。密詢獨席人。刮草有此。而邑獨小洞。織席久之。召小洞人。析薪從容語曰。人告若殺某。得賊則生。否則死。若圖之。析薪者大恐。用力推迹。黨與盡得一鞫而服。妻自絞死。其明察皆此類也。區志才論篤君子也。詩沈公曰。懸知烏攫肉。寧厭釜生魚。公庭時肅肅。里巷日與與。人皆以爲然。

化民

華夫焚餘錄云。何公淡。知濱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之。每鄉慎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則吾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訟爲之稀。黃公著知安溪。俗喜構訟。市師以爰書訓其子弟。公痛除弊。授孝經。俗爲之變。

六自僧

丁卯志云。周齊曾。字惟一。斬縣人。由進士來宰順德。視奸如仇。邑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秋成。肆攘奪。不可問。民積苦之。曾廉知。按部行擒治。訊實。卽麾鄉正縛而投之水。凡投數十百人。有以牘爲請緩者。不視。取牘置其身。並投之。奸宄始凜凜畏法。萬民歡呼。有周青天之號。夜迎歸。燈燭千炬。民

愛而護之也。至於獎掖生儒。禁革火耗。興利除害。欲與民休息。善政方次第舉行。已爲忌已者所中。扼而去之。民環聚控兩臺。懇留者數千人。閉城門三四日。曾去志已決。飄然就道矣。遺廣文唐多契書曰。向因錯認做官做人。都是一樣。今始知做官便做不得人。做人便做不得官。官去人存。夫復何憾。鼎革後。削髮爲僧。號六自。謂自樵。自耕。自春。自炊。自汲。自宿云。有同年爲浙大吏。多方求一見。不得。一日。遇於野。方荷薪。下輿呼之。不應。疾趨去。

### 報嫂

丁卯志云。董仕貞者。金陡人。字希泰。孝行純篤。一日從師歸。見嫂唐氏事母孝。再拜曰。非嫂。仕貞安能離母一宿于外。他日貴。不敢忘。及母沒。終身事兄嫂如父母焉。舉於鄉。爲清河教諭。稱其官。知桐廬縣。禁溺女。王監生溺女。竟法之。自是人不敢復溺。節用愛人。不喜逢迎過客。卽上官按部。無能加於常餼。太守周望不悅。然未有以中之也。會邑中兒爲府吏歸。恃府而請。仕貞叱之。府吏助其兇虐。於是周望考仕貞。沈酣麴蘗。不恤民隱。改南寧教授。紀善靖江以歸。仕貞不任酒。生平未嘗涓滴沾唇。徒以鼻過。傅成其文。孰察之哉。先人產業。貞盡以讓兄。卽其俸入。惟兄是執。不歸私室。嫂沒。嫁其三女。妻以爲言曰。匪是何以報吾嫂也。仕貞卒後。囊橐蕭然。田不滿數畝。士論重之。

### 父子直節

丁卯志云。岑用賓爲戶部。劾福建督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窘辱。遮留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

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牧狼。外見輕忽。內生疑畏。兵符上所賜。以指師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官校。擄我卒四百。斷趾遣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袒露跳梁。比弄歌兒。羞汗印綬。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貲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闕茸淫貪。不宜久擁兵權。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士高拱。備材過絕于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愜猜忌。劾之曰。高拱。文章雄俊。筴畫卓詭。臣豈敢誣。第其剛愎自用。苛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忌文深。決非端人。小則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賓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腦。故直聲藉甚。亦以此出守云。父岑萬。亦進士。性嚴毅。任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史曾佩拜於上。萬引却之曰。拜下禮也。按臣何獨不然。御史銜之。論謫廣西參政。尋遷按察使。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慈母不慈曲記。讒藩臬。令伶人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仇母。於法爲不孝。一旦上聞。以此督責於王。奈何。王悚然謝之。立命焚其書。子母遂歡好如初。遷河南右布政使。前御史恨不解。嗾言萬老。勒致仕。時甫踰艾云。年七十三卒。祀蜀名宦。

奪回擄口

邑通志忠烈傳云。陳璠。京衛人。起家武進士。授順德鎮標中營遊擊。康熙十九年。海寇謝昌作亂。璠帥舟

師禦賊戰死。予祭葬廕卹。又馮俊，新會人，籍山東，官順德鎮標中營守備。謝昌之亂，聞璠死戰，赴救亦死之。予祭葬廕卹。又陳啓明，閩漳浦人，官參將，署順鎮。時前將陳璠擊海賊敗，爲所殺。賊遂偪邑旁近村，攻掠焚劫，無所憚。擲雉尾炬，焚守汛艦。汛艦皆走，則乘追至北門石湖涌，登岸恣掠。老幼爭趨城，城門閉，民呼門大哭，自相踐踏，多死。啓明三叩帥轅，請發兵不應。大言曰：「食祿爲將，坐視賊猖狂至此，不前死戰可乎？」乃擐甲持刀出，親兵十餘隨之。徑開東門，與賊遇。瞋目當先，突前奮擊，手殺十餘賊。當其鋒者皆碎，各散走。直追至河下，賊跳船遁，首尾不能自顧。啓明握腕曰：「使得一艦發，大砲追之，無噍類矣。」賊自後膽破，不敢近城。一戰力也。奪回擄口衣物，無算。民以是德之。後檄還端，民懇留不可得，則鼓吹送至江濱。數千人羅拜雨泣，忽麾下中軍劉漢臣引纜截江，不聽去。問之，則以前官坐述，船械銀未償，爲鏹不貲。民奮前曰：「無慮也。是在吾儕。」因擁還城，各持鉢募。男子解腰纏，婦人脫釵釧，須臾皆滿。如其數。夜呼劉示之，劉乃大慙謝。次日復備禮如前，送數十里而別。

### 展誦忘饑

丁卯志云：張元，字孕初，江右人，由吏員作尉順邑。居官清慎，布衣蔬食，凡奉行訟謀，務得情，一切陋規痛革之。上臺獎焉。順治十七年，督修鐘樓，辛勤不怠。故事，堂官新任典史，迎謁率備盛禮呈賀，元惟具手板書目以獻。堂官不知其廉，受數事，數日無以應。鬻衣物不足，復稱貸於縣民，其清苦若此。後轉粵西巡檢，瀕行囊無一錢，士民糾金以贈，賦詩成帙，追送百餘里。元欣然曰：「吾前行展誦，可忘饑矣。」前任典

史熊士仁亦江右人。以藩委至。怙勢刻剝。暴虐特甚。時公務繁興。下民奔走不及。士仁每事誅求。不如意。刑責交加。人人重足而立。厚獲去。卒於五羊。其子蕩其貲盡。至爲丐人唾之。方之張元。何如也。

通民隱鼓

丁卯志云。總兵蔡璋治兵嚴。常念順民弱。每販魚蝦果蔬之屬。鞅韃或強邀之。稍一怒目。禁不敢較。折閱弗如意。老拳及雞肋矣。璋欲通民隱。因設大鼓於門外。遇壓擢。許擊聞。立擒責治。日數逮。無少厭。民益安之。

雞鳴山祠

丁卯志云。梁昭陽。字宅羲。逢簡人。招討梁起莘裔。弱冠。登崇禎癸酉賢書。改名瞰。授興寧教諭。勤講課。敦廉節。都人士翕然宗之。時賊首陳丹。陳周。擁黨數萬。脅寧令出迎。寧乏兵。令怯莫措。人心洶洶。瞰毅然曰。予職非民社。顧忍此數萬生靈。遭荼毒乎。擐甲登陴。身率士民。捍禦賊環攻。連旬。瞰督守益力。城賴保全。旣而慮賊再至。城內強有力者。潛徙。瞰亟止之。罄俸募兵。造大礮。火箭。率子弟團練。嗣是賊屢闖城。輒敗。屻去。功聞。擢戶部司務。賊衝瞰。要於路。戕之士民痛哭。爭具殯殮。奉祀名宦。復專祀於雞鳴山。歲時致祭。咸墮淚。比峴山云。後二賊常夢瞰。奮劍逐之。神色沮喪。陳丹竟被獲。陳周受撫。至寧邑。國人數萬。不期而集。爭扃縣門。寸斬周曰。吾輩爲梁公報讐。死無恨矣。當事義之。釋不問。

平步六逸

焚餘云。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爲樂淡先生。嘗立鄉約。與鄉人行之。有曰昏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非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聚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爲父宜依醕禮命之。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在子雖老。猶立。今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喪。不飲宴。親友來弔。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朋。散胙祭畢。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爲禮之大者。豫祀順德邑校。按石洞志六逸。唐豫。周祖生。劉子羽。周祖念。何淮。劉子高云。

### 斥奄黨

葉石洞志云。陳斌自劾汪直後。謫戍居庸。子應科。上書訟冤。放歸里。斌不能容人過。適同里戴縉。以直黨獵大位。樹坊。斌瞠目仰視。奈何。搗塗汚我。欲撻坊人。于是兩家大鬩。臬司不能居解。

### 黃女官

邑志云。黃女官名阿妹。太學士梁儲母。黃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時。極荷女官鍾愛。洪武二十年。選入後宮。太祖命司寶錫敕命。賜名惟德。寵眷甚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太后爲詩賜之。後太夫人命少子參政億。主其祀事。

### 逐宦者

石洞志云。吳廷舉令順德。不洩恣爲媚。都御史某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邑大璫某。屬我家。

廟敢勤從者。謝曰：令非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用也。市舶太監以金市葛，故事與葛而還之。金廷舉卽市二葛，示太監曰：中度市之不然。君其問之雷州。太監怒，取金去。又有宦者行過縣，索賂。廷舉帥士民逐去之。而御史汪宗器則曰：是固抗上市能者。會廷舉毀淫祠，以材築堤，作書院賢館，治學宮。御史按而會其值，竹木瑣及斤兩。廷舉因日囚服，梏手對簿。士民羣泣，白廷舉無私盜狀。御史大慙，乃釋之。天犬曰：余門人何日躋，授徒梧州。閒遊清惠，公封君墳，在府城。名蛇山，左右有兩井，名蛇眼頭。一池，池邊一小阜如蛤蚧狀，俗謂蛇所食也。公以抗直逐宦者，後公沒，爲仇家所害。于石井上創一寺，名冰井寺。寺左井旁創一閣，名準提閣。又于小阜築學宮，以截斷之。蛇無眼而缺食，其後子孫遂零落。雍正年間，尙書府售於官，改創鹽運司衙。中有榕樹合抱，官入任，夜必見公紅袍玉帶，自樹中出，或爲蛇數丈，常不能久居云。公疾惡嚴，不少委蛇，爲宵小所畏，亦山川所鍾歟。

# 五山志林卷二

## 識今

余邑乘自丁卯修後。四十年無志矣。熙朝人物闕焉。雍正庚戌奉詔修大清一統志。余邑主爵無人。屬草者半出橫目。且上下其手者。惟孔方是問。彼都一大冤哉。幸而柴公遷瓊州司馬去。未有成書。近聞有祖化書故智者。鬼魅公行。吾恐百年後黎邱之亂真也。因據聞見質而存之。自附稗官。以俟後之如椽者。

擲太監

禮科遺事

徐侯政績

六貞女

丙午壬申賑

淮哥丐

義僕祠

傭工盡孝

番官贈榘

能治疫鬼

黃門友誼

砭狂錄書

兩百戶忠烈

三松處士

無機亭

進士厚德



待舟操

百歲進場

海鹽風力

太史格言

不修塔

讓產兩業師

食德祠

上岐婦

知縣騾夫

何公道

未字殉夫

霹靂操

婦死夫瘞

自知前生

節嫂

宣力南疆

白騾狷介

貧僧助賑

井底金

蓮香集殉葬

義高千古

刲臂女

女智

半林遺事

孝弟忠信四彈詞

披髮操

擲太監

友人邑茂才譚元嘗謂吾館區御史遇家久習聞公令泰寧時事下車日猾吏輕公文弱故匿戶口冊公

索之急。多爲枝節。進厚至數寸許。公秉燭隨閱。隨汰。達旦而冊籍瞭如指掌。自此畏公明敏。不敢爲奸。公生而魁偉。有膽力。行取。晉戶曹。旋擢御史。巡視北城。有內監中傷善類。訴於公。公廉其僞。姑爲准理。庭鞠日。內監坐以聽讞。公叱之。謂今日理官會審。汝尙如此放肆。不問知理非矣。內監起與爭。公親捧而擲之階下。由是直聲振於朝。乾隆初。公告休二十餘載。年八十六。慶新皇嗣位。手草三事。垂老北上。親獻黼座。抵江西省得病。撫軍念其老。俾官護送回廣。旋復至都。以目疾不克進呈。

### 禮科遺事

雍正己酉。邑令柴公奉例葺志。吏部何公侍御區公。梁公曰。羅生天尺能。初以人物屬余。得九十有擬禮科給事。梁公任傳敘述頗詳。後余以省局去。而志事亦廢。傳隨散失。近欲徵其事於故老。無有知者。予亦茫然。不盡記憶。未十年已如此。千秋後將何憑藉。因憶一二以俟屬筆者。公初令善化。例藩臬新任。衙署牆堵。東西兩縣。畫界分修。鄰縣丹牘煥然。公不加飾。曰。民方耕。俟之暇日。藩憲聞之。反加禮焉。深爲結納。因以薦剡。逮晉禮科。以事彈學臣某。時某聲勢黨援多權要。章上。越旬暴卒。論者謂仇家中之也。隨任止一僕。行李蕭然。幾不能首邱。問其後人。疏稿無存。并不知云何。予康熙年閒。得見其子甚窘。今有孫爲僧。噫。世無優孟。誰知廉吏後哉。予友梁澤曰。公在諫垣時。甚有風裁。督學吏書請其家一刺。薦秀才三名。其妻不許。可謂刑于之化矣。

### 徐侯政蹟

徐勛。浙江新縣人。康熙己巳。由進士歷任順德。有經濟。不畏強禦。折獄如神。以興起斯文爲任。甫下車。卽繼倪侯修復青雲路。建鐘樓。城南有伏波橋。將頽。集紳士議整理。衆苦資無所出。侯曰。毀拆而資在焉。衆不喻。橋九眼。卽命缺一眼。赤口墟在隔河。設一舟爲渡。人渡一錢。不旬日。獲錢數百萬。橋因以成。邑自設鎮。兵多驕。民不安業。總兵劉縱子放營債。余族人羅世穀欠子母錢。被拘禁責償。伊母擊鼓聞於縣。侯立差取世穀。不與。簽押取之。不得已。遣內丁同至。侯謂丁曰。有揭券乎。曰。有。取驗爲汝追償。丁持券至。侯曰。本縣與若主同官。不忍暴其過。居官放債。褫矣。立碎之。劉子又遣內丁。用白鏹買稻百石於河頭。旋覺爲僞。告於縣。侯命一役請於劉。謂有冒總鎮名色。用贗金買民穀者。當懲否。劉不敢認。更求嚴治。轅門帥字旗竿。每歲責值於三都。納金三百。雞洲馬姓出役。請於侯。侯批紙尾云。總兵非本縣上憲。任爾爲也。劉沿例責取。侯曰。須有文移。乃可取納。劉竟不敢移。後遂永革。轅門之東。有戲臺。在學宮前。侯曰。白虎位也。於學校不利。率縫掖立毀之。每夜於樓擊鐘。以振文運。樓與帥府近。寢席爲之不寧。劉不能禁。遂於府前高懸一燈。直照縣署。傷侯一子。侯不爲動。其強項如此。邑人余錫純。修省志。傳謂侯一日晨起視事。有新會少年泥堂前。以婦翁賴昏求讞。侯曰。越俎不能也。少年首觸柱。血被面。侯憐之。乃繫於獄。若獲盜者。牒新會取盜黨。連婦翁至。則曰。吾壻也。恨不與若婦。故誣我。侯曰。余故知若壻之無良也。能與五十金。吾爲若絕之。且曰。偕女來。越日。金女俱至。侯曰。五十金。中人產也。壻不貧矣。儼舍西郊。令完昏。趣具花燭。鼓吹去。又小圃何氏兄弟爭產。侯逮其族衆。訊鞠一庭。謂若所爭。值百金耳。

吾爲汝父母。致汝兄弟爭產。大傷風教。罪有攸歸。吾積俸百金。俾汝兄弟。免余罪戾可乎。遂出金置案。族人感激。爭唾罵其兄弟。而何氏兄弟亦相感謝而去。在任四年。內轉御史。雍正元年。祀名宦。

### 六貞女

觚賸云。順德陳村。土沃人稠。李氏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僞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某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爲雄徵餉于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醉。期于子夜潮生。盡命家人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愕。迨于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粧儼然。其家合葬于龜山之陰。詔旌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鸞合上三珠樹。化雪應爲六出花之句。最工妙。大均曰。孔子賢伯夷。叔齊。與賢伯姬。其心一也。古死節之士。始于夷齊。死節之婦。始于伯姬。伯姬所賦柏舟。夫子以列於國風。願採薇之歌不錄。而於論語稱之曰。得仁。噫。如伯姬者。亦求仁得仁之流也哉。六女之貞。同於伯姬。使在春秋時。夫子必大書之。若有詩歌。則亦與白茅行露。同其絃誦。奚必烈云乎哉。天尺曰。近年吾順鄉。落無知女子。多相約溺於河。或三四人。多至五六人。核其私意。皆爲嫌夫貧醜者。或少結異姓英皇。情癡不願分嫁者。甚有行醜失身。自恥同盡者。說者皆以六貞女作俑。噫。武王應天。順人。曹瞞劫君弒后。周公吐握求賢。王莽謙恭下士。武周亦作俑乎哉。當事志挽頹風。近于投繯沈河者。驗其果非節烈冤情。多如前所云等項。則書不肖婦女。以木榜於棺旁。令見者觸目。等於朱婦之羞冢。節則旌之。私則辱之。均國家勸懲之義也。風俗其庶少瘳乎。

丙午壬申賑

長洲陳賡載明府蒞順四載。多實政。不具論。論賑饑一事。吾粵丙午大饑。省中大吏設賑。偃武亭。各縣流民畢集。枵復遠涉。求撮米之粥。露處寺觀中。死亡相枕藉。惟順邑無一人至者。公鄉城分賑。每至一鄉。公先捐勸助。大戶步行。酷日中。過晡未食。晚宿小舟。計前後捐金一千有奇。典朝衣不免也。士夫商賈亦感激。或粥或米。分賑鄉井。安聚而食。全邑賴活。邑尉劉士達沿門持鉢。有如禿僧。日昃不休。遇婦孺亦煦煦開導。無不解簪脫珥者。均不愧父母斯民者也。後公遷兩廣鹽法道。以事被逮。問官廷鞫。日順民裹米負薪。親詣獄門。投塞于道。公母太夫人在寓。饋問不絕。觀者僉謂循吏之報。事遂得白。予戊午冬。計偕至南雄。有萬里一清。在凌江驛前古坊也。予過曰。誰繼丞而堪此。或以劉士達對。予訪之。芴茨數椽。花木蕭疎。薪水不給。鬚眉皓白。予媿公車匆匆。未有所贈。余邑人何由知之。尉小吏也能愛民。潔己者少。劉真萬里一清哉。劉能詩。頗可觀。余曾於其去順日。吟一絕送云。一束行囊數卷書。會稽歸興水雲孤。不知兩載饑民淚。可化明珠贈客無。寶錄也。後乾隆壬申。復饑。時予爲麗澤掌教。邑令陳公志儀過。謂曰。議賑非公不能。余詢之曰。先生貧儒也。能首倡捐米三十石。吾事濟矣。明府卽以余所簽。開導富戶。人爭捐助。半晌得米千石。後以大吏牒修城。復齟齬之。苦請乃得歸賑。存活亦與丙午等。

淮哥丐

康熙初年。邑有丐曰淮哥。不知何許人也。識者謂其讀書識字。爲舊家子。忽一日。翻然爲丐。其行徑與凡

丐不同。發論多寓箴警。閒有見道之言。每至人家叫化。有與而少緩者。卽曰。一日有幾長。至今順諺警惰者。每曰。淮哥乞米。一日有幾長。蓋出此也。有宦家生兒。彌月。集文人擬酬神楔。久而未就。適淮至。大索酒肉。主人呵之。無亂諸公文思。淮曰。易耳。何不寫佑我乞兒。卽事風趣。可入晉人世說。舉座驚異。物色之。則遠遁矣。康熙丙辰。蠻賊周玉。李榮。破邑城。擾亂之後。繼以謝昌士女。日三四譁走。奔入城內。雜沓不止。淮哥乃獨臥城隅高處。以白灰書其雙足。曰。好快活。彼持囊挈篋。奔走旁皇。思保妻子身家。向綠林乞須臾之命者。視之。誠天仙也。後不知所終。

義僕祠

邑人梁廷佐。素尙風義。有擔當。數以抗直。賈禍。家有僕曾阿喜。百方救免。任定安教官。有士人不勝武弁。尊拳者。廷佐率縫掖。訟於帥府。帥左袒之。業通詳三院。廷佐曰。吾有崑崙奴在。無憂也。遂具詳。命僕渡海。夜行七日。而達廣州。武弁塘遞。猶未至也。遂得直。而僕於反命日。跋涉過瘁。卒於高涼。廷佐曰。是死於吾儒也。哭而厚殮之。葬於居丁莊右。士人購金。就太母食德祠下。構祠。貌像俎豆之。後奴屢見靈異。定安水旱災。禱祈禱如響。春秋賽報。竟成祀典。禮曰。有功則祀。能死以衛士。士愛而祀之。鬻宮之旁。宜也。今天子有忠孝祠。義亦忠類也。士而畏死偷生。不忠所事。士也。而奴之。擯之宮牆之外。奴而盡瘁。忠於所事。奴也。而士之。進之宮牆之內。况澤及民生。又在死後耶。

傭工盡孝

李崇樸云。余枕鄰有蘇昌貴者。原市橋黃姓。少育于蘇。奉其母不啻所生。傭工他鄉。五鼓自炊米數撮爲早膳。出門必呼牀上老嫗曰。有飯一杯。燉土銚。母起須食之。候朝膳恐饑也。數十年不改。後母八十。臥多遺矢。昌貴每傭歸。必親取。下衣自浣滌之。若不聞其穢者。天尺曰。彼育耳。屬毛者見。無下汗乎。彼傭耳。識書者見。能以士夫驕之乎。舊志有梁亞翼者。亦育子。其洗濯同。先後相望。豈易得哉。

番官贈樵

安南國河仙鎮有莫姓者。父本中國人。爲番官。少年能詩。酷嗜詞翰。曾自署曰。文章自本中原氣。事業留爲異國香。賀安南者。乞粵人詩歌以獻。一日。宴內苑。指冊中詩。問余語山先生。賀者答曰。人間福人。父子祖孫。登甲乙榜。齊眉四代。年躋九十。健步豪吟。次及梁君仲鸞。答謂與余公有雲泥隔。年七十。貧而無子。莫君聞而太息。謂君反粵日。願以相聞。讌罷。亦不復記憶。逮歸粵。莫忽遣番官四人。舁沙木一具。爲梁君贈。梁君貧儒也。不自爲樵。市其值得二百餘金。用贍餘年。外國番官。有此憐才好義之士。人可。以地限哉。尺。乾隆壬戌春。與仲鸞遇于海幢。鸞爲誦謝贈樵詩。甚佳。仲鸞順德人。僑居花田。教讀。回憶舊有樵園居士。林其藻。字泉公。亦安南人。酷慕南海張太初詩。恨不能見面。約各繪一小影相寄。以當面晤。歲歲海船歸。必有物相餉。何海外之多奇士也。

能治疫鬼

邑人陳元孝獨漉集云。吾友人何左王。其鄰里前年疫多死者。家人畏避。不敢收。左王往經紀其喪。數十

家病者遂有夢左王沃其背冷水得汗而愈者其事與區都事相似都事名致遠新會人舉于鄉明末爲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惟區家晏然有得其花押者持至門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於是都事門熱于要津自宮府大僚牀竈衙署皆都事花押矣某御史病甚過致遠致遠曰人吾榻臥當瘳也其人少睡得汗病遂已以此有德於大僚擢南兵曹乙酉金陵陷致遠死之致遠字爾瑞爲人誠樸遇難能死其操行不備知然而大僚之薰灼顧借寂寞一都事之威爲重則非獨都事賢疫亦賢鬼也天尺按左王名衡號羅峯羊額人與弟絳並有文名以天下多故隱居教授爲人行方面和非道義不言敦尙倫紀而務窮理致用無拘腐之習宗黨莫不敬而親之晚年出遊吳越歸隱北田爲北田五子之一元孝又云見面而心折其人退而無復餘議者惟左王一人其推服如此誠能動物疫鬼亦誠所動歟吾同年生游法珠謁王明府於新寧歸謂余曰登寧崖行窮巷人有書蘇珥在此四字驚訝曰瑞一計偕胡在此已而所過里宅多書之詢之士人曰邑近多疫有謂縣主王公新分校得士順德蘇珥能文可治書之果愈余謂其事又與區都事相類瑞一文宗薦優部薦宏詞俱以母老不赴豈惟文人亦敦倫紀人也疫鬼之畏以此哉然乾隆元年有邑蠹指左王祖墳爲己祖地當事不察竟右其人挖其墳而平之噫生而經紀人喪者數十家死不能自保其祖骸骨天道有知乎哉

### 黃門友誼

崖州學正潘月川余業師也與余府君同時赴學署府君赴定安至端州得疾乘西流一夕抵家踰時乃



終正寢。潘公抵任五日而卒。二人皆黃門好友。一日鄭公至余家。隔溪投以十金。流涕曰。余老矣。不能親渡海歸。潘公首邱。汝有師生誼。以此金爲予促其子。彼不去。汝均責。且曰。終年不去。吾必以官法懲去。而浮海回。懲亦如之。後果泛大洋回。而鄭公以是年捐賓客。先輩之篤友誼如此。并紀其康熙乙亥在京送府君歸粵有詩。寒風對酒三春夜。陰雨連牀六月天。共識直尋人最逸。誰知方寸地仍寬。肝膽露時文字淺。語言刪後性情真。諸句交情可見矣。鄭公少作詩。予嘗問曰。公何不做詩。應曰。余做人。孰知詩亦過人如此。

砭狂錄書

太史潘耒。砭狂錄。載羅止亭來書云。己卯冬十月廿四日。順德龍渚羅詳。謹再拜。獻書於太史潘公閣下。詳。嶺南布衣也。家鳳城西。舌耕五羊。前十七日。揭武榜。晨往觀。稠人中一友附耳。告以閣下闢邪之作。得者皆以爲寶。詳急趨閣下。寓詢守者求焉。辭以異日。歸而齊戒。敬詣閣下。僧舍先輩輝型。照人眉宇。雄談宏論。立懦廉頑。旋笑語交酬。又復雍容平易。坐我春風。卽出砭語相授。得抱璧而歸。謝絕一切。捧誦彌日。其一種倒峽之詞。翻空之辯。振豐開曠。爲燕許手筆。固不具論。其於緇素源流。各家出處。顛末顯若列眉。其尊崇御序。尤徵特識。乃御序首以儒爲宗。惜閣下罕以聖賢大義正之。若爲邪攻邪。僅以快粵人之素薄石濂者。而未及以仁義道德之說深曉粵人。使大判涇渭。破其迷。指其歸。而痛絕其狂根也。士風披靡。莫粵爲甚。閣下旣出三年之艾。以大灸粵人。七年狂鋼。安得復惠以參朮良劑。培粵人

之元氣於既壞後耶。詳再頓首。太史曰。余作砭狂錄。救長壽僧石濂。求書者塞戶。要皆以推獎語相奉。愚概不敢當。惟順德羅君。素未謀面。踵門索書而去。不數日。忽以長札見投。責以所未逮。則誠高論。至其文筆如此。而廣州人罕知之。蓋隱而不求名者也。故表而出之。至獨漉先生之札。則云。日來細誦尊刻。令人不忍言好。然不得不言好也。二語言短意長。誦之有餘慨矣。尺按。止亭杏壇人。原名麐。字魯亭。古處君子也。康熙癸巳。粵饑。春不雨。求禱無虛日。魯亭館於南海學博署中。素食浹旬。日夕爲民求籲。請命于天。鄭珠江太史聞之。嘉其未仕而有天下之憂。親詣學署。向門敬禮。叩首者三。先生不知也。二公豈今世之人。與著有閱歷隨書。多格言。書佛山鳳船及不嫁鴉二事。尤有關于風俗。乾隆辛酉。孫羅大有。舉于鄉。

### 兩百戶忠烈

新通志名宦忠烈傳云。羅華。順德人。少任俠。從軍。總督盧崇峻異之。拔充右營把總。調澄海協。劉進忠叛。脅從不屈死。事聞。廕子衛千總。卹其家。華。余之族祖。譜載。被難後。家口分散。受禍最酷。又聞之。父老云。華爲澄海城守。劉進忠脅之。從叛。華罵曰。吾故家子。豈肯從賊。劉命力士以弓弦墮之。後康熙三十二年。其子萬象在總督朱。領文。赴補難。廕候補。賞盡而歸。華祀澄海名宦。岑嗣恪。順德人。與江西新城王起龍。東官王德貴。並隸虎門協。戲下。夙以忠勇相許。康熙十九年正月。謝昌入寇。并力血戰死。各贈廕如例。嗣恪廕一孫帝福。爲山東臨清衛千戶。

三松處士

邑人彭容燠云。羅公孫耀。司鐸曲江日。事上之體。特慕海忠介。詔守深銜之。守幕下腹心。爲曲江弟子員。所爲非法。事敗。守欲公曲庇。公不奉命。守怒。風波隨之。順治丁酉年事也。期當公車。挈家夜遁。旋登進士。乃獲免。又云。昔年地方多故。軍書旁午。縣令王印。主見不定。聽左右徵斂。公爲桑梓計。撓之。令深銜公。架詞誣陷。時令所布爪牙。皆藩黨也。多方鼓煽。卒邪不勝正。王寬諭寢其事。又云。公清風高節。迥異恆情。督臺吳循行邑境。駐節石湖。慕公不得見。胡臬憲令香山時。爲公舊交。直造公榻。達吳公意。卒以病辭。公捷南宮時。與陳省齋學憲同譜交厚。省齋視學粵東。首問公近况。學博潘亞目。請公一刺。爲諸兒地。不許。任滿。始一札投焉。尺按。吳大司馬興祚。巡海錄云。駐節順德。高士羅淡峯。石湖園屢訪不遇。詩以懷之。其詩云。坐臥高樓又一旬。石湖風景迥無塵。花填石壑秋將老。月冷繩牀夢未真。遠近青山圍古寺。參差紅葉閒疎鱗。蕭然我亦忘情者。何處烟霞問野人。留村可謂有文侯風。吾祖竊附干木之義。識者兩賢之。公司理貴州都勻府。不一月。前員借寇回籍。值吳逆亂。遂不復出。搆石湖別業。隱其中。中有迷蝶園。感魚小隱。問津亭。淡遠草堂。諸勝。手植三松于門。自號三松處士。署堂帖有五柳先生。曾宰八旬。彭澤。三松處士亦理一月。都勻之句。與陳元孝。梁寒塘。彭聞自。吳山帶。劉卓之。輩結石湖社。暇則出遊山水。名勝。旬月不歸。彭公又云。曾與公遊羅浮。宿阿耨池。公令人多伐竹。至夜積火巖口。煨之。燂爆有聲。羣峯響應。余初以爲戲。旣乃知公智也。曾有遊者置裹糧石上。猿忽竊去。遂至饑。幾不能下。

山云。煨竹所以令野獸遠遁。又遊西樵。宿馬家莊。與塾師談文。公隱姓名。彈公戊戌卷。無佳者。余發笑。彼徐知之。卽走白其東。具酒酌白雲。盡歡而去。公之行事。不同世俗如此。尺按。彭睿壘。字公吹。一字聞。自善詩字。不求聞達。與先司理交遊最久。所論想非阿好。故備錄之。

### 無機亭

潘峭江先生諱隆晉。事親孝。以計偕北上。母死不及視殮。灰心仕進。性忠厚。雅嗜讀書。知陝西禮縣。坐堂上。與縫掖談文藝。多刺刺不休。間有貌窳人狀。有所闕說。概應允。家人慮其徇情。案上撤筆硯。士之狡者。多袖筆往。公仍不忍却。視民如子。偶蒲鞭示罰。輒以扇障面。而太息曰。爲父母而撲子。稱能耶。越年解組。築無機亭。杜門手一編。如秀才時。亭側玉蘭高數丈。終日晤對。不問世事。閒遊市屠沽兒。多以敗魚肉給公。公欣然受之。旋資劇笑。因以駭公。亦校人欺國大夫故智也。康熙廿九年。知縣姚肅規舉公。鄉飲正賓。吾邑自入本朝。幾百年。鄉飲者惟公一人。物不以少而見奇哉。

### 進士厚德

進士李文高。原居省。會兩藩入粵。隨祖方衡遷大良。父龍驤。以五經童補弟子員。早死。晚號三何。有終身之痛。公學籍東官。邑有姓陸者。商此地。公以試事往來寶安。嘗主陸家。陸有子駭。而戾。一日乘醉謂公曰。吾將以是子爲公東牀。公笑置之。衆皆以爲戲也。後公登進士。陸卽以壻禮見。家人咸曰。貧猶可。其如駭且戾。何是棄其女也。况酒後醉言。豈足憑耶。公卒納之。余少時見公於津沮間。手提木屐問渡。與

衆摩肩而行。是在發甲後也。康熙庚辰赴選。卒於宿州。公善誘後進。從遊者多次第捷去。

待舟操

焚餘云。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予嘗爲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詞有云。月將落兮。潮平。舟不來兮。傷余情。獨立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掛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鄰。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兮。魂恐失。尺。康熙丙申歲。讀書余家。翥鳳樓。余有婢淡雪。業許一僕。配合有日矣。其僕忽爲世父贖身。以去。淡雪卽投井死。是夕見夢於夫曰。吾爲汝完節矣。予弔以詩。有詩書爲婢設。貧賤豈郎憐之句。誰謂媵妾下流。遂無皎潔之行哉。

百歲進場

吳江鈕琇。觚賸云。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爲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進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志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撫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贈以金帛。天尺曰。予廣州庠序中。多眉壽之人。雍正甲寅。王文宗歲試番禺。何劍客。年一百二歲。應諸生例考。案列二等。乾隆己未。廣州梁自適。一百歲。應張文宗歲試。文多奇雋。冠一軍。督撫謂熙朝人瑞也。薦之朝。准同舉人試禮。

部。梁亦番禺人。

### 海鹽風力

梁公采山令海鹽。甚有風力。己未。公車北上。晤嘉興宦京師者。爲道甚詳。謂公初下車。經禮尙陳公第。有豪僕高坐不起。公停輿立與之杖。吏曰。尙書僕也。請寬之。公曰。我爲彼邑父母。卽主尙當禮子。况僕耶。後陳公在京聞之。手書謝過。邑近海塘。將軍旗下嘗放鷹牧馬於其閒。一日有旗丁失一鷹。責村民取償。問于公。公問曰。有幾人。曰。八人。立發銀鐙八具。命差役鎖來。拒不受鎖。盡縣役八十人縛一人來。公曰。汝何來。曰。查塘官取牌驗。無以應。公曰。逃人也。今功令重緝逃人。逸之罪在我。置之獄。立遣典史同一弁。申解撫軍。時巡撫爲高安朱公。大賞公風力。卽移文將軍。將軍亦治八人罪。而嘉令不畏強禦。深結納焉。又謂公署桐鄉日。前令劉四川人有長子不肖。裹父宦囊歸里。棄庶母幼弟。留僧居。母子犖犖。時絕食。公物色之。解貲買宅以居。給以衣食。視如故人子。中丞聞而大奇之。故後與陸通政薦公行取。

### 太史格言

太史鄭珠江先生嘗言。少時讀書。乏紙筆。時拾人門首喪帖。抄草時藝。日不暇讀。巷有社燈。貼其文於壁。而啣唔之。母寡居。有一婢。多在浦拾蜆佐饌。竈無薪。六月時。田閒稻草徧埜。予自檢數束。浮水而回。稈重水急。力弱不能約束。用首前推爲勢。以濟其艱苦如此。一日。其僕貴騰謂予曰。公給事吏科時。清正

不受一文。卽我輩亦清苦莫比。凡上任官。盡憑門包有錢三百。通例也。皆不得受。公嘗謂古今無所謂理學。止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而已。無所謂講道學。止有躬行實踐而已。又謂人而無一善可名。非人也。人而有一善可名。亦非人也。先輩以爲名言。

不修塔

邑西金榜山上塔。係北門陳族風水所關。然於塔下居人不利。雍正己酉。颶風拔去其頂。居人乘勢盡平之。陳族子姓將鳴之官。長山公不許。時余館近長山書舍。有托予代請。公出片書曰。此塔建在行人公發甲後。並無有光大於前者。無益於己。而有害於人。吾不爲也。衆議遂寢。後公卒。聞其門人封川令張公云。公令長山時。有以私鑄事聞於上者。欽差公候大臣數十人。率濟南兵二千。突圍長邑。督府不知所措。公不露聲色。探知某公好詩文。曲爲婉導。爲長人力言無此事。某公因問曰。知縣順德人姓陳。有詩人陳恭尹者。相識否。曰。族伯也。因口占獻大人來四章。其詩云。驛騎紅旗向曉開。轟聲飛報大人來。神機乍發知何事。車馬驚聞幾處雷。隊馬叢中認大人。雀翎飄映帽簷新。小臣鵠立村邊道。迎揖西風謁後塵。供億疎慵庚癸呼。庸臣得罪罪當誅。雷霆乍過生明月。霽色光風照腐儒。短後衣裝繫戰裙。書生結束令從軍。五更排入魚龍陣。擒得銅師夜策勳。某公得詩大喜。治數人而事解。公諱憲祖。康熙甲子孝廉。

讓產兩業師

癩暈山房自鏡錄云。崖州學正潘衍泗。余業師也。性恂謹。事叔如父。撫從弟如子。喪葬婚娶。悉以身任。義讓先世遺田。代輸其賦。外祖羅心。字翁。乏嗣。無遺業。亦無應繼。捐金置田。畀宗人。附祀家廟。從伯番禺。陪貢。羅世熊。亦余業師。性端方。父向白公。惜其才不遇。捐貲一百。俾充餉生。後以己業量償。兄弟曰。父志也。師卒與之。臨卒。有治命遺言一書。一稟家禮。

### 食德祠

鈕玉樵。觚賸云。瓊士省試。赴海溯行。途徑三千里。往往困于裹糧。中阻。順德梁廷佐。爲定安教諭。迎養其母馮氏。馮目擊其艱。呼廷佐而語之曰。汝忝爲人師。教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葛。得絹布若干匹。并鬻我簪珥。買田於是邑。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俾單寒士。子俱踴躍于功名。則我之留此方者。較之貽爾子若孫。爲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腴田三百畝于居丁莊。諸生感其德。卽于丁莊左爲馮建立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于內。至者千餘人。題其額曰食德。誌弗諼也。馮年二十。娠廷佐。七月而寡。撫廷佐慈而嚴。皇朝制。應雍髮。雍則令廷佐藏之。積盈數缶。廷佐亦於祠側築藏髮壠焉。考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洗夫人廟相鄰。洗受祿保民。馮置田育士。洗以功顯。馮以節成。歸然海南。允稱並峙。

### 上岐婦

獨漉集云。順德之西北鄉。曰上岐。有孤子之母。夫死。食貧不嫁。孤子長。當納婦。乃自賃爲富室炊。受其值。



金爲之聘婦。婦始歸。問姑何在。孤子告之故。婦泣曰。娶妻以爲養也。得婦失姑。用婦何爲。詰旦。爲謀于父。自出簪珥足之。得三金。授孤子。孤子與同賈者宿。喜曰。吾母且當返。同賈者曰。汝安得金。孤子出婦金語之。夜同賈者竊其金。比旦。索之不得。婦大慟。拒戶自縊。氣絕。同賈謬爲殷勤。與鄰里數人走孤子家。徬徨伸救。俄而大雨如注。電光遶庭數匝。雷赫然起。庭中震同賈死。其衣片片掣裂。婦金從死。賈腰閒躍出。封識尙如故也。鄰里大譁。婦亦驚蘇。康熙丁未七月日也。獨漉子曰。天道未有若茲之近者也。豈不誠哉。而憤世者。或遂謂無天道。夫以婦之賢。而同賈者無所感。尙冒然肆其貪殘之心。匹夫匹婦。計窮極而無以自明。此天討所亟加也。天之誅賞。必于人所不察。彼之顯著。人得而誅之。天豈冥冥而奪人以權哉。不然。世俗而日下矣。爲之雷者不亦勞乎。

知縣駱夫

瘦暈山房自鏡錄云。劉元正先輩聞得令清平。余父執也。先大人同鄭太史黔遊。至清平。縣在萬山中。苗民雜處。官無事。旬月上堂。鳴琴賦詩而已。惟地當衝要。役馬百匹。以供往來。劉曰。余非知縣。一騾夫耳。暇進諸生講業。授作文法。三年。中鄉會者三人。有清平所未有也。辛丑。以清廉行取。未赴召。卒於黔。幾不能歸葬。余少時見公和魚骨鶴詩甚佳。在陳儼憲署中。會浙江戶部郎中李成輅之子李青原說。曾在京受業公門下。稱公雅靜可挹。取舍不苟。而竟無子。天道何如哉。

何公道

川中孝廉楊珏。有阜角修路碑云。順德何公開泰。來宰汝邑。值西藏用兵。羽檄交馳。凡崇巒層巘。皆務削險爲夷。若查耳閣。五鳳激羊店。三店。及七盤。青沙坪。皆非合千萬人手足不能。侯無更張動衆之擾。遂使衆畢乃力。自忘其勞。侯之愛人待人。實心實政可見。今歲復阜角頭與阜灣二路。樵牧負乘者。皆使于行旅。因命爲何公道。天尺曰。雍正乙卯。館公鄉。聞公令西川時。川陝總督年羹堯。聲勢甚張。適有同鄉子麥村李姓者。自索府媵于年。時用事諷公出門下。許爲之地。公婉謝之。竟十年不調。後黨籍無名。陞直隸通判。上廉其忠直。擢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未字殉夫

文鈔云。順德梁雪筠女。許麥氏子。麥死。欲奔喪。不得。謂其妹曰。女子從一而終。字與未字一也。遂自經。順治戊戌春也。尺按。桂州胡天運女。許適何瑞謙。亦未字奔喪。以死自誓。瑞謙小祥。立兒子爲嗣。葬有日矣。先夕拒門自經。雍正六年。旌予嘗謂朝廷之議例。與儒生之議禮。雖互相典要。時重時輕。而要有不可易之情理。女未嫁而殉夫。前明歸太僕非之。謂禮。女未廟見而死。不祔于姑。歸葬於女子之黨。未成婦也。未成婦而烏乎死。我朝毛鶴舫。汪堯峯。兩先生。又以爲女旣字而未嫁。與士之未委贄者同。夷齊於紂。未仕而死。汪錡於魯。未成人。且未食祿也而死。聖人一則以爲仁。一則勸之勿殤。由是觀之。忠孝節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砥礪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以挽世道之衰。而世且有賣君父而不顧。棄其夫而他之者。况于抑之耶。若夫胡烈女之死也。紳士聯呈上其事於當道。初以例格不得旌。旋又以

撫臣之疏而與旌。中以戶部之移咨無名。不與旌。終以嗣子之籲請。藩司之咨請。而得與于旌。豈非時重時輕。互相典要。而要不可易之情理者與。或曰。烈女之精靈。若或啓之。彼自知行其是耳。豈欲以名見者哉。亦淺之乎。視烈女矣。

霹靂操

焚餘云。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不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而令母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乎。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贖姑。請于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給以被竊。婦痛哭。計無所施。卽自經。鄰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焚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某曰。噫。雷之生人而又能死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爲霹靂操。曰。一聲慙兮。雷轟聞之者兮。一死一生。嗚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于孝婦之身尺。按此與陳獨漉所記上岐婦相類。但上岐婦同賈者盜其金。此則其夫自盜。不同耳。而雷之甦婦而斃盜金者則一。豈均同一事而傳異詞耶。否則。順何多賢婦也。

婦死夫痊

邑城北岡邊坊。民何隆。昌妻吳氏。早失怙恃。依於兄嫂。逮嫁而兄復卒。婦恨泣終天。復抱手足痛。常不聊生。歸何半載。事姑惟謹。一日。何病瘵。婦禱天以身代。越旬而夫不痊。因謂從嫂曰。許身代而托控言。天不我應。宜也。未幾。夫病劇。卽投井死。夫聞趨視。而病矍然去體矣。從兄訴于官。其婦曰。小姑志也。事遂

白雍正十二年甲寅三月日也。予觀其事。歎婦之孝烈。而天之非夢夢也。其夫以旬月沈疴之身。宜爲溝中瘠久矣。婦死不旋踵。而矍然以起。謂非婦能動天。而天不負婦之爲耶。傳云。天道遠。人事邈。苟盡人事。而天道又何遠哉。因製墜井歌。屬有心世道者和焉。予歌載瘦暈山房集。不錄。同學明經吳超常詩。輓云。烈婦分明起病夫。驚看奇事世閒無。代身不媿金滕冊。投井寧同石尉珠。匹婦有權要造化。士林憑弔托生芻。黃泉不是甘同穴。應化飛鸞侍老姑。

### 自知前生

陳獨漉集云。番禺陶苦子璜。嘗與梁寒塘。何左王。不偕兄弟。暨余。隱於羊額村之北田。世號北田五子。其尊人幼岳翁。貨雄一郡。有濂泉僧常募化于其家。其徒羨之。每夜密禱佛前。願生翁家。一夕拜而伏地。逾時不起。其師以杖叩之。起而恚曰。大士方授心經。奈何醒我。師取經試之。朗誦至不生不滅。大士授我。至是。餘不知也。其徒素不識字。師乃信之。久之。登樹摘果。墜而傷肩足。其師以藥傅之。辭曰。吾生陶家矣。語畢而絕。其師下山之陶家。募錢焚化。黎明而至。則陶翁列香燭堂上。告舉孫矣。徐語以故。翁曰。然哉。昨夕昏時。吾見其趨而入。呼之不應。斯其是也。翁言新兒肩有紅痣。而一足屈。師曰。足屈。所傷也。痣紅。所傅藥也。歸山爲直其足。而葬之。足遂愈。尺聞苦子少時過寺。有大笑吟詩過秋寺。寺僧知我是何人。句時。父母猶匿而未告其前因。乃自道破。奇哉。而苦子潔身獨行。遯世無悶。可謂高士矣。後苦子外出。母死于羊額。左王主其喪。

節嫂

倫敦鄭惟上。述其族伯祖德熙之妻陳氏。夫死奔喪守節。人希見面。女客過集。一見卽不復交談。人怪其固。節婦曰。小姑妯娌所談。不無褻狎快意事。予未亡人。何可言。且人非木石。不能無感觸。謹守之耳。太史珠江先生。每過輒禮拜之。呼爲節嫂。年六十卒。貧不能旌。

宣力南疆

左公界園諱必蕃。父江西廣信人。客佛山生公。占順德龍山籍。中辛酉鄉舉。設教汾江。註錄生數百人。後以知縣擢御史。出知揚州府。奪情起用。仁皇帝南巡。賜宣力南疆宸翰。以褒之。旋陞左都。奉命同趙普典試江南。事竣。適鹽商程氏後妻子中。式前子出首倡禍。全省鼓變。有趙子龍一身是膽。左邱明兩目無珠之謠。聖祖遣官勘問得實。謂普全身是膽。何不可爲公。雙目無珠。不明耳。非不公也。普辟而公止革職。鎮江句容知縣亦趙姓。爲房考。少年進士。有惠政。亦擬辟。士民萬人擁之。哭聲震天地。甚矣。天水之慘也。姓亦有不幸哉。功令入籍三十年。卽稱士著。公父子來粵將百年矣。獨居佛山。未嘗至順。而二子皆以順籍中式。前修邑乘。次公。今大理寺評事。擧章。以公狀入志。柴明府謂聖明已白公無辜。登諸乘可也。後志未成。閣而不論。

白驃狷介

杏壇貢生羅鏞。字白驃。能文。康熙年間。爲學使者識賞。挾佐丹黃。歷九郡。所至得人。使者親信之。有親友

以童生二十名托取入泮。每名謝二百金。反授關節。鏞難面却。其人去後。即焚其字眼。取文不存情面。二十名中止入一名。入者如約致謝。鏞曰。子文佳。自入。穀非子私錄。峻拒不受。朋黨並高其守。其姪孫友耕云。

### 貧僧助賑

乾隆戊寅。吾粵大饑。斗米二百錢。順邑林頭鄉。抖塵庵僧知通。貧僧也。少與妻黃。長齋念佛。坐白蓮教。陷獄中百八十日。後當事憐其無辜。出諸獄。贈以金。知通遂削髮爲僧。抱金而泣。誓非大故不得用。今歲念鄉民饑。遂出其金七十兩。托鄉老賑濟。多賴以活。鄉人梁文登曰。好施難矣。僧尤難之。又難。今春饑。有司下鄉勸大戶出穀。多者不過五石。合十人不及一貧僧。知通非好以一己之貧。與富民爭勝也。悲貧者顛連。自忘其貧也。此知通之所以貧也。而知通自有不貧者在也。噫。

### 井底金

姻友梁采山云。不偕先生。嘗受外省金姓者寄金二百。廿年不來取。不翁老而貧。且喪子。獨居一破室。朝夕幾不給。一日寄金之子來。出金篋示公。公所贈也。索還金。公曰。然。引其子至古井旁。指其下曰。自取之。封識宛然。天尺曰。貧而獨二十年不取之金。猶瘞井中。以俟其子之來。卽一事。可見生平矣。古人中有幾哉。

### 蓮香集殉葬

梁藥房麟生詩慕玉溪生體。曾於市上敗書。購得粵妓張二喬蓮香集。酷愛之。寢食必偕。將死。囑其子曰。必以殉我。其集鏤刻精工。序誌皆美。周洪若諸公所作。屈華夫葺廣東文選。徧搜無存。靈長寶之有故矣。予哭靈長詩。有生來好罵真名士。死不相離是美人。人以爲工於寫照。

義高千古

龍山梅挺化。黎文度少交好。賈於燕。梅染重病。醫謂得人咀去鼻瘀血可痊。黎親咀之。梅愈而黎卒。梅感其義。服衰三年。撫其子建大如己子。後梅持籌積至廿萬。一日集戚友與黎平分。曾爲子捐貲費數千。於己分內償之。黎讓不受。梅卒與之。噫。范張死友。管鮑分金。史冊豔之。視梅黎二公。誰謂今人不勝古人耶。

封臂女

古樓張氏女。事親孝。年十六。母死。父無子。病劇。一日禱於天。自封其臂和湯奉父。創甚。痛不能忍。旋死。噫。年來我邑多倫常變。大義不明於鬚眉男子。張氏女以弱齡稚齒。扶綱常於不墜。令人知有親。雖過於情。亦中流之一柱也。余詩所謂誰信女兒年十六。獨伸一臂挽乾坤。又曰。好芟孟筍王哀柏。盡向人間種女青。言不無過激。而亦深人心世道之憂者乎。

女智

余繼祖母梁儒人。作事深沈。得大體。康熙年閒。大父司李公以桑梓故。揭邑令王印欺君虐民八大罪。叩

藩王殿令亦汚公相質於庭。值周李蠶賊破邑。城令以紳宦抱阻不救。申詳公時在佛山。儒人連夜救僕。永成泗水通信於公。俾公詰曉親至省會。催審時申文猶未至也。令以誣詳遣去。當兵燹擾亂。倉皇中而能應變。儒人之知不可及也。儒人於諸孫中。最鍾愛子。子弱冠得病。幾十餘年。微母慈仁。曷至今日。茲述其軼事。淚隨筆下。不能禁止。罔極之思。豈有已時哉。

### 半林遺事

吾友蘇珥云。戊辰冬。與林君迎篤。左君熙位。聚羊城旅邸。夜談鬼神事。林君言其鄉龍山半林梅公。於去歲棄世。前兩日。其婢適甘竹鄉者言。在獅頷口望見公乘舟過。左右儀衛甚盛。訝公何去。歸至龍山問狀。公屬續矣。其見公日。公雖病猶能起行也。因相與詫異。而左君并述其令樂陵時事。樂陵民逋稅多至數百。公爲完解。至浚河之役。復加撫勞。民濱河處者有萬餘人。踴躍爭先。巡道見而賢之。署前有古井。泉甚苦。公任之。謂與斯民共嘗其苦。未更改浚。踰年苦易而甘。後與武弁忤。解官。衆庶赴留者數萬。投時物米薪。聯絡於道。居鄉尤振興文運。死日遺囑其子。捐田一百畝。爲通邑義學膏火用。皆近世所罕者。生爲循吏。死作明神。理或然也。天尺曰。余不識梅公。乾隆庚申看菊於小欖。集何家園。有布衲草履。同分吟於竹下者。乃梅公也。絕類深山老衲。時已解樂陵篆矣。

### 孝弟忠信四彈詞

北平王明府之正。爲邑令。多善政。首飭差胥。有龍某者。爲杖隸。家累千金。前官寵任之人。號爲虎差。王公



下車卽痛杖之。偶有犯輒不少貸。諸隸悚慄。余作虎差詩美之。以正風俗爲首務。邑迎神賽會。多演戲。男女混集。王公嚴禁之。俗好唱摸魚歌。王公自爲孝弟忠信四歌。令瞽者沿街唱之。日給以口糧。風俗爲之不變。尤好獎借士類。政稍暇卽至義學或村塾。爲縫掖講解文義。動忘日昃。遷嘉應牧。先三日。設肴饌與士子別。貧窶者贈以金帛。依依不忍捨去。

披髮操

邑明經李德林。柯山集披髮操小序云。從弟簡。早亡。聘妻譚氏。披髮奔喪。父母止之。不得。因爲之操曰。嗟。嗟。君子兒。許爲妃。匪兒所許兮。父母之爲。聞喪愴兮。披髮于歸。我父我母兮。大義兒知。淒淒風雨兮。無兒悲。

# 五山志林卷三

## 談藝

吾順古南海地。公車生。天下無出其右。雍正歸學籍。文武生過千人。談藝者。家曹劉而戶李杜。宜矣。雖然。藝而不衷之道。藝亦技耳。藝不能見諸實事。亦空言耳。談何容易。吾姑綴而存之。間有濫於收者。腊鼠不辨。誰之過歟。

南園五先生

玉馨史論

七才子

廣五子

七歲能詩

劉才女

嶺南三大家

青衣能詩

粵詩不變

獨漉三世詩

易譜

白沙贈文康詩

震北雷

南園後五先生

子長畫

原子

歐子建不純用世法

史眉

父子光祿皆詩人

寒塘畫派

嫁婢勸言

論北田詩

瀛石堂集

蕭鶴娘詩

奇對

二九集

鳳岡謔語

垂髻集

二羅行

昌華苑詩

南園五先生

秀水太史朱竹垞曝書亭孫賈傳云孫賈字仲衍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賈爲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賈教授廣州洪武二年舉鄉試授兵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旣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繫逮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望城門嘔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常索賈題畫玉誅賈坐黨人伏法賈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彥舉番禺王哲庸之李德仲脩趙介伯貞結社南園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父宦南海占籍南海又爲南海人屈華夫謂城南有三忠祠祀宋末死事三公爲南園舊跡堂名臣範右祀五先生軒名抗風抗風典籍故居也詩云詞

客舊多亡國恨。騷人今有禮魂篇。天尺按志云。公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帥梅思祖鎮節三韓。素聞費迎居家塾。是年竟罹黨禍。長歌就刑。門人黎貞時在戍。收其骸。葬于安山。所云遭禍。與朱所云藍黨不同。余見海鹽董穀所載。亦云藍玉黨。而列朝詩集云。按鄭曉藍玉傳云。殺詩人孫賈。王行。而梅思祖守雲南。未嘗鎮遼東。思祖以十五年卒于遼東。安得于二十二年延賈家塾。黃才伯老子詞壇通曉典。故何以舛誤。若此。則藍黨無疑。賈著述甚多。皆散失。惟黎貞所編詩文。傳于世。所云帝嘉賞之。醉學士歌。爲宋濂賦者。亦不存焉。李承箕曰。嗚呼。生死榮辱。當得不得。不當得得之。自古及今。豈少也。賈死何恨哉。傳者論賈。究天人性命之理。闡閩濂洛之學。賈書散逸不可考。意其風采似彌衡。而氣量幾過之矣。賈邑平步人。有讀書堂尙存。康熙間。友人李崇樸刻五先生詩。典籍居其半。後乾隆六年。葉申甫重刻其全集。

### 玉馨史論

孝廉梁佑達。眉史云。順德余玉馨者。給諫余公經之女也。博聞強記。嘗著史論百餘篇。皆自出見解。得未曾有。有如論西施破吳。與范大夫相表裏。非孽媼。太真可比。論項羽處太公。有君人之度。賢於高祖。論留侯追項羽。諸葛取劉璋。圖大計。不顧小信。論周勃左袒爲劉。示右袒爲必殺之意。論伊川惡子瞻。激成黨錮之禍。朱晦翁按唐李子。激成僞學之禁。皆賢者之過。諸論多出胸臆。率如此類。此真曹大家之流亞也。詩亦清晰。其少與侍御林公士元女瑞鸞。同學京師。皆秀美能文。瑞鸞常寄玉馨詩云。往年同

學換鵝經。冰鏡無塵玉有聲。織錦女高稱獨步。落梅粧好對雙清。春朝攜手看花發。秋夜憑肩待月明。別後相思烟水隔。海棠紅綻想儀型。余答書云。頃寄佳章。首韻乃家君之諱也。謹更一韻。奉酬雅意。其詩云。憶昔分攜共玉京。至今羅袂有餘馨。才如池草爭春綠。人似梅花對雪清。爲別十年天共遠。相思千里月同明。天桃一樹臨窗發。猶向枝頭想舊形。三水范呂男。香奩詩泐。載其遊海珠詩云。隔岸烟花是錦城。水晶宮裏有歌聲。洲邊鷗鷺隨流至。窗外帆檣破浪行。繞檻魚龍風雨過。拍崖霜雪海潮平。江空露冷三秋後。多占人間夜月明。按玉馨爲南海許炯妻。父經。居白藤鄉下。有石結龍成珠。識者謂當有顯者。故經號石龍。經在諫垣。好持風議。以廷議大禮爲權勢所忌。左遷漳浦丞。自作詩有嘯強每孤良友戒。要樞甘讓別人登句。玉馨之淵源家學。有以夫。

七才子

邑虞部歐大任云。邑人梁有譽。字公實。桂林人。父世驃。爲御史。有風憲。公生而日誦千言。師事黃才伯先生。登進士第。爲比部郎。不爲權貴文致人。獄平反多恕愼。休沐則從山人謝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都人標目爲七才子焉。以終養歸。築拙清樓。奉母課弟。有貞。有兆。學皆成人。謂三梁競爽云。一日。裹糧遊羅浮。未至。遇颶風。得疾歸。卒年三十六。公實有翺翔八極。一死生。齊物我意。日以詩人。淺之矣。天尺按邑志。謂其爲刑部時。有自少陷虜者。迨長奔歸。爲偵者所執。公實廉而釋之。其善折獄類如此。郡志郭棐又云。時嵩柄國。子世蕃。欲親有譽。譽恥爲褻狎。遂謝病歸。眞

不得以詩人目之矣。又按弇州山人集云：公實與余暨攀龍交最早。已而宗臣中行深相結納。謝榛國倫最後定交。爲刑部郎。一日念其太夫人移病歸。有以將遷吏部郎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我欲歸。豈一吏部能縻我。竟去。歸而杜門吟詠小閣中。郡國大吏干旌相踵。弗通也。至潦倒書生。扶冊剝啄。則尋聲出鼎延食之矣。又哭公詩云：客語騎驄事。誰傷賦鸚篇。蒼梧墜白日。大庾瘴高天。吾道有千古。斯人無百年。青門一坏土。寂寞定誰賢。痛之深矣。而江盈科雪濤詩評乃云：李崆峒文章古拙。七古幾逼子美。何大復詩文雙美。而挺拔已遜古人。遂開吳川樓。梁公實一派。流于平衍。文人好尙。時重時輕。詎爲定論耶。錢牧齋云：公實雖列七子五子之間。而無叫囂剽擬之習。殊有風人之致。

### 廣五子

吳人王敬美云：嶺南固多嫺於文辭。而歐先生爲最。俯一第不足拾取。竟以常調爲文學掌故。掌故歷郡國學。卽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爲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選入中祕。弗果。已遂遷爲廷尉平。上下百年內。徐迪功由廷尉平左遷博士。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爲貴者乎。先生學無所不窺。而比事屬辭。壹稟於古。直溯建安。大歷而上之。華夫雜錄云：歐楨伯與梁蘭汀、李青霞、黎瑤石皆秦泉門人。其詩正大典麗。澤於風雅。蓋得其師所指授。楨伯、蘭汀常以詩盛稱京師。子鱗、元美輩欲連爲八才子。中粵居二。心嫉之。且楨伯又非科甲。乃舍楨伯而弇州集又稱楨伯與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惟岳爲廣五子。聲名並峙焉。

七歲能詩

邑吏部羅虞臣司勳集云。羅顯蛟者。七歲能詩。學有奇氣。嘗同舍生受書於師。同舍生輒兀兀苦誦讀。蛟從旁竊聽。無遺。笑曰。何爲久誦讀。及當覆。蛟取書目。巡輒上。歷歷數千言。無遺謬。其師初易蛟。謂偶熟此。乃更他書。應發如故。由是大奇之。然蛟常負其慧。逋學喜與里中兒爲箏戲。其師召讓曰。來何自。曰。自梁鎖坑。師不知其能詩。固難之。令賦梁鎖坑。蛟受命立口占上。是年僅十歲。爲詩有成人思致。多雋永。人傳觀者。皆驚以爲子安復生也。後二歲。竟夭死。其弟彪亦以詩名。字勉夫。爲詩不模刻古人語。而有奇思。常語人曰。詩亡於宋。夫詩道堂奧於漢。門戶於魏。晉氏之風原於魏。唐初之調跡於晉。唐又魏之門戶。乃若宋之爲詩也。格卑不古。氣獷不和。思苦不元。意佻不蓄。音竅不中。故曰詩亡。公議論絕人多類此。性好跌宕奇遊。每從容飲酒酣。能爲險韻詩百篇。驚其座人。衣冠皆爭折貴。重行輩願爲交。而聲名普郡下矣。永樂時。公遊京師。有王府者。命其工人圖松。當成。公見之。書題松詩一首。工人重其絹。遂論公汚圖狀于王。王目公詩奇其才。嘆曰。何獨與斯人相遇之晚也。召給筆札。復試之。公受詔。頃刻奏。王悅。置酒飲公。留爲上客。公頓首謝曰。今俊髦列裾大王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路之才。無爲菟園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骨骸歸。王善其對。厚賜遣之。南歸。浮沈里中。以壽卒。公詩多亡逸。今傳於世。有龍穴山題壁諸篇。龍穴山詩云。赤龍飛去散甘霖。祇有靈湫萬丈深。千古江山存舊跡。四時烟霧鎖長林。鼎湖雨霽留寒色。禹浪春濃結暝陰。昨夜前溪雷雨過。空應靈物重來尋。編

修王佐述郡記採焉。虞臣曰：鮫公兄弟俱以聰偉著名，其文采燦燦足述，然鮫早死，諺曰：龜靈多炙，雉文多翳。蘭蕙多摧，豈鮫之謂耶？後余聞之長老，謂彪痛兄之天，遂不修學，故其終不能有所顯，彼不受羈王侯之門，斯亦倜儻奇士也。

劉才女

劉才女祖滿，字蘭雪，南海人。太宗伯何維柏後裔，生員何衍之妻，僑寓邑之容奇鄉。少聰慧，好讀異書，過目成誦，善吟詠，以孝名。先是母忽目瞽，夢神誨以然指法救母，昏痛仆地，母驚捫抱而哭，雙目遂開。直指王化澄，太守嚴起恆，旌表孝義。邑令朱光熙表其事，所作詩典雅莊麗，得性情之正。南海陳秋濤先生抗疏回籍，其母太夫人招蘭雪讌集家園，時尙垂髻，文忠命賦庭前竹，卽應聲曰：最愛庭前竹，猗猗曲檻中。孤高撐落日，勁直掃秋風。龍去投筇巧，鸞歸製笛工。生平好修節，賴有此君同。又陪陳太夫人遊海珠詩云：五日乘潮似渡瀘，釵頭爭挂辟兵符。珠遺洛浦誰家女，印解湘潭楚大夫。雪撼怒濤搖壘堞，波侵斜日浸浮屠。歸來試把諸姬問，適聽蓮歌記得無。珠遺印解關合已與文忠不卑不亢，真風雅正則豈李易安等所敢望哉。年二十四卒，其訣外與兒詩有三載未償夫婦債，一年難盡母兒情句，又有去去不須傷往事，等閒簡檢白雲程句，不爲太上忘情，亦非情癡俗物，皆合乎情，止乎禮義者，矧孝行堪紀，又非詠雪才高已耶。解元羅國器編其詩爲一集，以行於世。

嶺南三大家



嶺南三家順德陳恭尹、元孝其一也。爲會斌先生叔子。南雄守陸孝山云：三家詩惟元孝行世最遲。其詩如哲匠當前，衆材就正。運斤成風，旣無枉撓，亦無廢棄。梁棟榱題，各適其用。準繩規矩，不得不推爲工師。時或呶嚶，若伸所痛，則亦小弁之怨。孔子不刪，未足病也。又論藥亭爲才人之詩，翁山爲學者之詩。而元孝則詩人之詩也。詩綜詩話云：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列。論其詩品，雖不及翁山，而翁山祇工五言，又不若元孝諸體相稱也。著有獨漉堂集。後沈侍郎選公詩，初入明詩，後入國朝詩，亦寓史筆微意云。

青衣能詩

邵正魁云：虞部歐先生，以詩名海內。有李生者名英，以青衣給事先生，又能學先生爲詩，與先生遊者。咸識李生，自是李生名噪藝苑。生字少芝，亦順德人。天目徐中行嘗讀李英餐霞歷遊諸集，言其集中七言律九霄日暖山雲碧，萬國春回海樹青。楓葉共飛遊子夢，梅花不見故人書。萬里山河遊子夢，中原涕淚故人心。五言律如世事看年長，生涯作客分。松偃苔能上山，高日易沈。猿聲千澗落，雁字五峯過。至於席上明月一首云：光分驄馬色，彩散侍臣衣。飛蓋還高會，西園客未歸。同時如黎惟敬、吳約卿，曾以三諸公皆與唱和，可謂咄咄逼唐人矣。卽此便當刮目，可稱吳下阿蒙耶。集中佳句殊多，此特專車一骨耳。豹見一斑，粧窺半畫，殆謂此耶。因贈詩云：朱家何事得青衣，廣柳車中似爾稀。縱是傭書稱足下，終當斷席化雄飛。能詩况在方回上，戀主寧言穎士非。萬一地餘名姓變，蒼梧千騎自東歸。天尺曰：

虞部卒。李英無所依，向家于小洞水口。張賣酒肆，傭保雜作，隱於市塵。嘯歌自得，著有當鑪集一卷。風格日益遁上，黃積中、歐大章、絨而梓之。今其詩附虞部集行世。廣輿記云：歐大任、青衣、李英，有詩名。卽此也。尺又按：近代青衣多能詩者，櫟園載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墓梨花鳩鴉雨，荒原麥穗鷓鴣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闌橋，皆楚楚有致。而余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至山陰徐渭逸稿，贈英與泉州山人侍者詩云：順德大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鬢，詩伴兩蒼頭。况復簫能引，如聞風下樓。主人調笑劇，那得客邊愁。則李英之同時，亦有人矣。

### 粵詩不變

秀水朱彝尊曝書亭集論明詩書云：明自萬歷後，作者散而無紀，常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與孝暨李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李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又丁武選詩序云：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籥、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猶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獨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竟陵二子遊，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音也。夫離枝之爲樹，其柯枝無以大異於凡木，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

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况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誇以楊梅。燕齊誇以萍果。閩粵之知味者。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於所好也。

獨漉三世詩

南海梁太史佩蘭。六瑩堂集云。陳獨漉。維籠萬態。而細入毫芒。每一涉筆。山岳不移。招搖四照。然以冲和涵淡。寫其磊落不平。時或有之。至其子勵。如崇蘭在谷。令人聞而知香。流連景物。善摠雅懷。皓月冰池。元雲朱閣。論者謂其托體義山。而不知得力徐庾。視尊人之詩。自成面目。尺按。士皆先生著有東軒集中。康熙己卯鄉試第三。常占鸞得東官友人盧作梁贈詩云。十年聚散故交稀。爲值清時報所知。勸爾當場觀演者。才名深蘊復何疑。復書云。梁性疎狂。爲三兄。故進此芻蕘也。後勵赴選。卒於金閭。其子世和拔貢。詩文饒氣骨。有祖父風。在吾同輩中。可抗行何報之。勞阮齋。餘不及。雍正五年。廣東巡撫傅秦奉詔保世和優行。咨引廷見。以知縣試用浙江。三年卒於龍游縣丞。士林傷之。客有自龍游回者。謂世和先攝鹽場事。革去積弊。爲奸人側目。當事廉其故。改丞龍游。一日。司道府縣皆集。撫軍問龍游丞陳某在否。將有美調。而世和高臥署中。其僕曰。今晨大參宜早去。促之。再怒曰。睡方甜。何與乃公事。竟以此終于任。乾隆己未。計偕過龍游。有詩傷之。兼寄蘇珥云。不忍經過此。無風澗水寒。六年傷我友。雙淚洒重灘。命短吾曹惜。官卑過客看。遙知亭步驛。後夜更情難。

易譜

鄭承袞、倫教人。爲諸生童而學易。老臻其奧。嘗自謂於易理數。如御六龍。迴八極。潛身入藕絲。覩帝所爲。其自負如此。後成易譜一書。御史梁森瑯公論之曰。演贊以後。曾有人焉。探索罔象。句至無言。剖天地之房。逗鬼神之鑰。如是譜者乎。龍馬龜筮。可開生面。四聖功臣。又屈一指矣。諸不具論。如漢京房。宋邵堯夫。不雄長易學者乎。然卦取六十。脫其四。以置閏。似矣。而譜獨以每氣分十六爻。餘兩時五刻。卽連著十五日。法象天成。不假割裂。則二氏所未曾拈出。如歲差考。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曰百年。劉約曰七十五年。僧一行曰八十三年。許衡。郭守敬曰六十六年有餘。亦未能定所餘。而譜研訂爲六十六年餘八月。以按唐堯至今。靡不符券。則諸子所未考詳。至今參兩影子。河圖閏法。則河圖。日晷圖。陰陽消長。氣朔盈虛。及文王卦位。二老重地。參正卦變。諸篇尤爲妙義。破荒是編。壽梨梓。而易無餘蘊矣。雖然。余稍知易。而以易售。承袞深於易。而以易窮。何也。曰。易譜行於世。而承袞自此遠矣。嗟乎。譜之行。袞之所以窮也。時也。此卽言易之微旨也。易談何容易哉。尺曰。余粵屈華夫。註易。外此說理。得未曾有。鄭公易譜。遂於數多。邵京所未盡究。合之易無餘蘊矣。二書舊有鏤板。惜未廣布。見之者罕。爲海內說易者恨事。

### 白沙贈文康詩

白沙先生集。七律有晚酌示藏用諸友疊韻詩十首。註云。藏用。梁文康公初字也。先生門人。尺查鬱洲集。與行狀墓志。俱未說從學白沙。此本係新會令顧迂客重修。必有所本。且初字藏用。別本亦不多見。觀

此詩先生傾倒文康亦至矣。選三首云。四人把手過龍溪。一路梅花了不迷。滄海月明三島近。白龍天迴衆山低。客攜卷子抄詩草。兒上松枝掛酒提。盡日醉眠崖石上。莓苔茵厚不沾泥。賞音無代無須溪。我爲諸君略指迷。開卷直疑韓愈錯。吟頭剛向孟郊低。貧修大藥遺真種。煉得圭刀出粉提。晉魏以前無近體。獨憐陶謝不沾泥。東溪牽犬過西溪。短屐衝烟步步迷。秋竹苔深人語靜。古壇松冷鶴巢低。山花折去空盈把。春酒沾來不滿提。笑把長竿弄江月。草間郭索尙蟠泥。

震北雷

九峯錢溥撰羅仙傳云。仙翁名寶珍。號務光子。性雅淡。善詩琴。曾遊武夷。遇異人授引導之術。修鍊元真。觀一百二十歲時。有擬答呂洞賓詩云。撚指光陰誰似吾。吾今識破死生途。自將天地爲廬舍。笑把江山作畫圖。物故無常何爾我。人雖同類有賢愚。生逢一百二十載。迴顧人人皆朽枯。自斲琴名震北雷。書贊其中。宋末遊閩刹。謂寺僧曰。余遺此琴。後還我孫。僧謂戲談。爲空門寶。宏治間。公十二代孫羅黼。歷官興化。泉州兩郡。其子偶過僧舍。睹琴問其故。遂奉歸爲家珍云。公壽一百五十有六。

南園後五先生

秀水朱竹垞云。粵洪武初。有南園五先生。開粵中一代風雅。嘉靖中。復有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李少偕。吳蘭皋。結社南園。稱後五先生。尺按。蘭皋名旦。南海人。少偕名時行。番禺人。公實。楨伯。吾順人。惟敬。從化人。子孫多居順德碧江鄉。

子長畫

白沙先生集題李子長畫二絕云。青山影裏人家少。綠樹陰中石徑微。偶出洞門回首望。白雲何處有柴扉。又谷靜山深樹幾叢。溪邊白石可青筇。詩中此景多相似。只恐詩家似畫工。天尺曰。世傳子長畫貓。今世固少。卽山水亦未之見。多以爲後人描畫裝點之過。觀文恭詩。益信其畫矜貴。少作故也。

原子

丁卯志載。羅虞臣爲建昌推官。號繁劇難治。虞臣數守郡。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善書吏數人於前。口占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且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居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尙文雅之風矣。後陞吏部。以廷杖歸隱中山。著有原子文筆雅健似西漢。

歐子建不純用世法

張揆孟端云。嶺南歐子建詩。取材布體。雖仍祖從祖虞部先生。而天授英逸。風神高朗。以故才情所傳。新詞秀句。多合古轍。弗純用世法也。子建諸文。固自成家。然詩尤可傳。尺讀綠玉。句漏等集。其文亦多英氣。有倭寇本末記。饒經濟。其答友人何龍友札。慷慨悲歌。不異唐六如與文徵仲書。子絕愛之。

史眉

梁佑達。字漸子。別字紀石子。泮浦人。六歲。從父徙居羊城。十五。通春秋穀左二氏。尤精史學。于括帖家言。不嗜也。寢食古事。好躋駁。積成帙。顏曰私案。書十卷。雖好友勿示也。客有見者。奇而袖見。邑令公令欲

羅之幕下。恥以童子服入見。是年籍諸生。乃始揖令公於庭。索前書。以無兼本告。而令本葉公龍。浮沈於簿書。旁午久矣。公慨然曰。全子栖三焚文稿。蘇允明亦自悔少作。奈何享敵帚以千金耶。已而嚮己。卯賢書下第南歸。遂假館城東。於史書綜其異同。別其流派。纂爲史眉一書。義引反鏡。如列眉之意。黎美周太僕謂其椎秦一篇。主意卽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說也。他日沛公分攻項羽。卒困之烏江。本此伍員一論。大奇。然塞叔諫秦穆公不聽。卒使其子從軍。但垂涕以送之。此所以終不惡其言之中。而有一个臣之思也。伍子托其子以取恨於吳。昧此道耳。讀至子爲父而父之爲一段。不禁叫絕。而文亦逼真秦漢。其推服如此。丙戌後。棄冠服爲僧。吾族祖仲恭先生比之靖難雪庵和尚。其亦以節見者歟。

父子光祿皆詩人

潘光統。字少承。冲鶴人。長於詩。由貢授光祿寺監事署丞。廉介卓著。以賢才檄修穆宗實錄。遷京府通判。著滋蘭集。子朋其子。名豫之。亦官光祿。能詩。著有櫟園集。黎祕書曰。櫟園詩大率樂府趣。古人古詩。樂府之流也。故多與樂府同美。五言近體。踵步王孟。七言近體。比肩錢韋。五七言絕句。類杜公。腴遠則王昌齡。李頎也。李于鱗謂。惟敬於予。爲信好落落耳。十年不遺一書。祕書之言。豈易得哉。其足信也。子朋子。憲龍。字孟驥。亦負奇氣。老而不遇。年將八十。赴省闈。有詩云。琴書裝束候天明。老馬翻爲遠道行。久向羊腸嗟世路。尙從雞肋愛功名。遠帆欲挂烟橫岸。哀角將殘月照城。屢擬閒居猶未得。一經寧有誤儒生。詩有祖父風。可謂三代詞藻矣。

寒塘畫派

獨漉先生集云。梁寒塘先生。字器圃。父敍州同知。在廷致仕後。生先生於西山之麓。池中白蓮。開並蒂花者七。時以爲瑞。及長。結茅池西。扁曰寒塘。懸板橋以限往來。非其人不得入也。好讀書。遊名山。膠西張公其策。令順德。慕其行。希一見不可得。跡其在甘溪。單車請見。握手傾慕。先生夷曠自如。令退而嘆曰。高風偉節。蘇雲卿之流也。工詩字。更於畫擅名。法宗黃董。片紙人爭寶之。子弟傳其學者。稱寒塘一派。易簣日爲詩。有香國來時香國去句。人謂其夙根云。天尺曰。石湖詩社。寒塘居士其一也。余常于敗槩中。見其早秋湖閣望西樵詩云。曾逐篙師過水涯。秋山日夕憶芒鞋。鶴扶短杖歸荒寺。僧伴寒鐺煮破齋。老樹匝藤分澗溜。層巖結石下松欵。西風吹上湖邊閣。歷歷雲峯動素懷。又舟宿云。舟宿期漁父。滄江幽興佳。荻花聲在枕。波月皓當懷。靜慮夢長覺。孤吟韻易諧。愛君近秋况。烟水渺無涯。詩格清老。惜不多得。弟楫號東岳山人。善蘭竹。不治家人產。性孤高。有乃兄風。子謂亦善詩畫。世方大小米。江西寧都彭躬庵集。有北田五子序云。器圃高士。慕雲林爲人。并法其畫。閉戶讀書。不肯見當事。元孝近多所與。不擇人。輒罵之曰。向與公言何事。而僕僕走風塵爲也。元孝敬而謝之。

嫁婢勸言

先廣文公字臣廉。號稜崖居士。性質簡直。學問淹博。胡黃門謂其詩文肖其人。著有饑驅集。中年從進士何簡齋宦徽之休寧。邑多銅婢。廣文欲變其俗。嘗爲駢語勸言。載饑驅集云。竊聞烏號鴛鴦。物類亦欣



於比翼。樹名連理。草木猶結乎同根。不問有情無情。皆成雙宿。豈分孰貴孰賤。遂別單栖。從未有紅顏。薄命白髮無媒。如休寧婢者。姿淪下賤。生既不辰。苦樂皆由他人。身非自主。笑啼不敢任意。誰與言歡。跪地說詩書。學問豈能如鄭婢。翻羹污朝服。度量難見恕。劉公樓上無簫鏡。中埋鳳。朱門深似海。年年孤枕泣秋風。紅葉拾無詩。夜夜寒襟驚楚夢。或得鷺鷥移步。旋歌團扇芳姿。縱有駿馬借追。難惜始平人種。絕望琴瑟鐘鼓之樂。空聞油鹽醬醋之香。誰言我夫婿殊。但看人兒女長。老大嫁作商人婦。命不及於潯陽。豔骨化成蘭麝。丘餒遂同于若敖。凡此淒涼景况。皆爲聞見傷心。所望主人慈憫。念三峽有望夫之山。用發菩薩心腸。推五柳亦猶子之愛。內匹僮僕。免爲袁盎侍兒。外配農商。不致越公紅拂。或反歸鞠育。完璧別擇良緣。或收抱衿裾。小星列爲側室。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半片巫峽雲。去化陽臺一夜雨。心開金鎖。向消恨于宮娥。手作戰袍。且結緣于戍卒。豈謂鐘鳴鼎食。遂可傷天地之和。况爲明理讀書。乃忍行禁錮之事。推乎陋習之極。不異亢陽戾陰。宏其遣配之恩。定有銜環結草。欲善誰不如我。明德必有達人。爰抒短章。共挽頹俗。誠痛心而疾首。勿哀耳爲具文。後徽俗爲之不變。

論北田詩

新會明經胡方云。今世吾廣詩人中。有高節之士二人焉。何北田與岑霍山是也。以二人之意。發之爲詩。宜其悲怨壯憤。令人讀之。拔劍裂眦。泣下沾襟者。而今其詩皆恬淡幽遠。如文流而閒逸者之所爲。霍山猶稍射精光。至北田則渾然矣。近年吾粵以藥亭顯貴。爭宗之。風雅大變其舊。惡薄子益輕先生。故

晚年詩絕少。尺按北田字不偕。名絳有不平黎立縣議。亦有可觀。著不去廬集。

瀛石堂集

邑余廣文語山云。向恬庵上達。四川人父爲順鎮遊擊。恬庵隨官居順德四載。好爲詩。後父老在告。恬庵且戎服分戍。余過其居。圖書閒雅。居然名士。刻有瀛石堂集。其七律極似宋人。有侍大人之羊城。次雞洲。阻風云。鏡喧埜戍駐艤。四望蒼茫島霧中。坐客占天防颶母。蠻兵量水涉鮫宮。射潮要挽錢鏐弩。破浪須乘宗慤風。夜半誰人吹鐵笛。壯心飛去倚長空。又閒題軒壁云。門前車服逐時新。高臥居然太古民。毛仲豈真能得客。陳登原不會驕人。境思佳處如菅蔗。語學蠻方似缺脣。近日蓬頭疎懶甚。家人漫製紫荷巾。

蕭鶴娘詩

余邑澄海廣文蕭雲亭。性耽吟詠。雅持古道。曾訪予羊城旅邸。閱余金帶歌諸閱。謂吾人以風教自任。不宜作狹邪語。蠹壞人心。當面針砭。其持論如此。年七十。伸紙坐几上。賦落花詩成。擲筆而逝。其女鶴娘亦能詩。有夏日馬女郎過余自言將入空門。曉以二絕云。呪桃嚼蕙句如仙。豈合辭親去問禪。此際學吹無孔笛。寄愁多怕誤嬋娟。佛曾說佛自心來。綺閣潛修卽善哉。明鏡若教時自照。應知禪院盡塵埃。持正有父風。至其春夜與長嫂李孺人過夢花軒分賦。尋芳同印綠苔痕。冷露溶溶月未昏。我欲攜尊花下去。新詩吟醒海棠魂。亦復瀟灑非一味頭巾氣也。

奇對

御史梁元柱與同邑歐芬計偕舟中相戲芬出一偶語謔公曰整大屋折深廊算來算去留元柱公卽應曰千人米萬家粥播融播爛逐甌分公字森邨家祝爲歐字皆同音借用時相與大閔後公登第入詞林而歐不售竟成讖語余曾遊公鄉訪公裔孫見公自寫小影面如削瓜深衣幅巾四面圍以盤蘭王香礙門公之志與余仲伯羅世斗肇郡學生有文名性端嚴亦工諧謔友人梁木卿嘗以偶語相戲曰泥土地四人擡神重神重卽應曰杉棺材一膊托木輕木輕亦稱工絕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此之謂也仲伯字臣重神重木輕皆同音也

二九集

乾隆庚午邑侯陳公延南雄給諫胡靜園先生修邑乘開局盤谷小徑中地爲司勳羅公讀書別業事將竣有桃村人呈先人黎景義所著二九集公以事冗未寓目一夕偶檢閱見其聖門弟子卒辨歷代帝王年歲考典核淹貫大加贊賞夜招子籥燈讀其詩歌慷慨激昂儼若炎午文谷音集陰風凜悚彷彿有物歎息于其旁蓋黎公明李茂才與陳巖野相契慕有漆室之憂費志以沒實司勳外孫也曾從學外家志局乃其閉關肄業處精靈不散若與胡公相爲感召文章有神萬古如生豈止天池生架上敗書爲中郎亟賞已哉胡公遂首倡醮金刻其集傳其人於文苑集共八卷標以八卦坤帙已失另有黨史四卷皆香草美人之遺

李崇璞山書曰。先考鳳岡公善謔。創碧梧園於篁邨里。園可二十畝。環徑碧梧。沼中一亭。顏曰知樂。取莊生知魚樂也。時雲志尚上舍。偕其姻家梁佩蘭。庶常暨麥中進進士。歌宴林閒。而沼中亭橋迂危。衆不敢渡。庶常問亭何名。允考以知樂對。知音智樂去聲。謂先考曰。公嘗言知樂。今何欺我。蓋以知音之樂。音洛也。先考曰。前沼大魚。被公等食去矣。祇有水。聊效智者樂耳。衆皆絕倒。雲有石過園。沼中亦建一亭。曰知樂。延先考擘荔園中。先考曰。君何盜余亭名。雲曰。公無魚者。余有魚者。有無相通。友之厚耳。一座鼓掌。時雲西席羅明經。鏞在座。詢先考兩亭孰勝。先考曰。其魚不可及也。至今傳爲善謔。天尺曰。後李崇璞建一簣山房子碧梧園。幽寂有山林氣。刻其先人詩文爲貫珠集。王觀察書門敘之。

垂髻集

瘦暈山房自鏡錄云。余十二歲應縣考。題無得而踰焉。予中對有云。上古之聖少。有道未全。我夫子經堯舜文武之後。其道備。備則集之也。必大。中古之聖多。其氣分。我夫子鍾龜蒙。臯繅之全。其氣獨。獨則縱之也。益高。父執張太史。成遇擊賞之時。少年自負。因總數歲所作詩文。裝爲一帙。題曰垂髻集。後知識漸開。覽之汗下。盡付之火。其詠初月詩有云。漸有宵吟趣。清輝奈若何。晚山銜一角。遠水暈雙蛾。高會登樓早。繁星入夜多。終期端正影。竟夕爲君歌。餘有序記。歌銘俱不復記憶。因念予十七歲應府考。日竟十三藝。得心怯病。不應試考十四年。乾隆乙未。試禮部下第歸。二十年不復計偕。忽忽無成。已七十

有五矣。偶記錄此。不勝前塵今雨之感云。

二羅行

乾隆己巳冬。澳門司馬張汝霖。酷愛予詩。自香山拉同李君卓揆。冒雨泛舟相訪。石湖草堂談藝。燭三跋不休。因作二羅行相贈。詩云。有山有山不可尋。白雲吹斷龍葱林。有人有人杳何處。虹竿挂起珊瑚樹。云誰之思思且歌。人與山兮同姓羅。十年清夢抱蝴蝶。變而不見將如何。李子朝來攜我手。去看梅花石湖口。髣髴羅山山下村。潮生曲港九十九。日暮孤篷一溪雨。幽人家在溪頭住。數椽差自富圖書。一車信可將家具。羅君年可六十餘。大笑搔我非凡鬚。自言垂釣將已矣。先生於我胡爲乎。君不見宮詹王子駕星輅。阮亭梁陳前挽屈後招。一時氣壓扶胥濤。又不見制府吳公旌子子。留村君家司李敦高節。君祖都勻節推歸臥石湖。吳公會造廬訪之。湖荒苔上留寒轍。世事推遷幾十年。風流那復如前賢。陳蕃堂上無懸榻。戴逵溪畔誰牽船。此風卽恐終成俗。古道日遠無由續。茫茫四海嘆知己。登登一足欣空谷。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後庚午春。予訪司馬于禺山。與粵秀掌教郭進士植談詩。好事者繪爲三子論詩圖。給諫胡靜園記之。

昌華苑詩

長洲沈侍郎云。乾隆丁卯。粵中小欖麥氏子開詩會。賦昌華苑。得卷數千。甲乙於粵秀山長。閩進士郭植。

順德潘華蒼冠首。麥氏賚以東坡集。銀鼎副之華蒼集。同人於鏡巖山房。各賦讀東坡集詩。出銀鼎淨白之。可繼黎太僕牡丹狀元稱一時勝事也。尺按其詩云。劉王別殿開名苑。繡水鐫山作冶遊。路接東西裙帶草。亭分南北荔枝洲。羊珠獻瑞誇胡子。宮女殘花濺御溝。今日不堪迴首望。夕陽鴉亂隔園愁。大兒昌緒得次名。亦賚以銀卮。緒讀東坡集詩云。斗酒山亭盡日斟。眉山風味好追尋。笑予羊肉終難吃。甘把奇文讓大臨。



# 五山志林卷四

## 傳疑

春秋夏五有闕。非無文也。傳之者闕之也。孔聖云。史有闕。非不能文也。懼無以傳信也。茲之傳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異者必有真也。地遠年湮。無以辨其真也。而遂魚魯乘之。博覽君子。將毋斥鷄我哉。傳曰。疑以傳疑。附斯義焉。

房考前定

掣選奇夢

天主堂

乞文致禍

月中仙樂

錦衣受投獻

謝昌死高綿國

二歲能書

一席三元

寶林僧自定死期

虎擲石猿

沈原壤

鬼弄孩兒

新志贅言

子長後人

元孝後生



九峯軼事

功名前定

志漏科名

紅被綵枷

古銀缸

馬陵聖廟

武榜補錄

鞠囚得治蠱方

房考前定

石洲別錄云。陳公公超。字式觀。能文章。出其門者多捷去。艱於一第。省試前。家人夜行。效瓢兒卜。一人云。茶雖好。待井水乃烹。是科不錄。康熙己酉。果出永安知縣。井在之門。功名前定。卽房考亦有數如此。公爲興寧教諭。善誘士類。士林擬祀之名宦。

掣選奇夢

邑進士梁學源筆談云。秋七月。寓天津衛盧署中。夜被酒。夢美女三人。首戴大帽。如禦雪狀。云。妾鄱陽君三姊妹也。其一持一福字贈予。覺而異之。越十月。掣選。多江西缺。友人羣曰。江西有三安。其安福乎。旣而果然。天尺曰。吾門人張光朝。遊學梧州。習聞彼都人說。公少隨世父業木工於梧。學使者按梧。將發案。提調官命公製卷箱。急猝不能就。胥吏攔之。三公奮甚。持斧向江神祝之曰。吾以賤役終。斧沈。有發達日。斧浮。擲之。適中江干之杙。公遂決志歸學。不十數年。成進士。吏胥一激之力也。昔人謂豪傑賢人。皆有所激而成。惟聖人無所用激。庸人雖激亦不成。信哉。公能官。講學粵秀書院。學者稱爲壺洲先生。

## 天主堂

余順德東門內有天主堂。不知始自何時。舊志不載。向來官府以客禮待之。後雍正年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惡其教亂民。引福建例。凡有天主堂。嚴示驅逐。其屋拆毀。天主堂爲解元陳聲伯所售。居之不利。不二年。又易他主。尺按。昭代紀略云。萬歷二十八年。有利瑪竇者。與其徒龐迪峨詣闕。利姓。瑪竇名。本姓利著。今去著。自言大西洋國人。國在天竺西。去中國八萬里。行三年。以萬歷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登大舟。可容千五百人。搖櫓隨風所之。歷數萬里。達南海諸國。而後達粵。彼其國素不知有中國。知之。自七八年內。通之。自彼始。自言同有七十餘國。國各有主。共尊教化。而俛聽焉。教化主起於齊民。倍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無父。家家皆天主母像。倍三十始娶。無二妻。雖國王亦爾。無子。傳姪有三子。二子不娶。女亦不嫁。國無盜。歷以節氣爲斷。人好樓居。國有音樂。竇遊南都。從禮科給引。以其天主像。及自鳴鐘諸物來獻。道經臨清。爲稅關馬堂搜而獻之。臘月入京。館於禮部。禮部請冠帶之。聽其自便。不報。竇自言幼慕道。踰艾不娶。無子。非有他顛。惟聞聖化遠來。得安插居已矣。萬歷三十七年。死葬於京師。其徒龐迪峨仍居京師。王封蕭等居南京。各以其教聳動士衆。從者雲集。禮部侍郎沈淮再疏論之。驅諸廣東。其徒遂散云。按此則吾順有天主堂之由。計之幾百餘年。彼雖云慕化遠來。而非種必鋤。畔道者拒。焦公來粵。此其庶協人心者歟。

## 乞文致禍

長洲袁褰集云。大學士梁儲。主試南畿。得唐伯虎文。驚嘆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藉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爲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常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坐論。發爲吏。恥不就。因以自放。

月中仙樂

鈕琇觚賸云。明萬歷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爲善書能解事。推爲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啖剩數枚。納之衣帶。將歸以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旌幢。中擁綵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氅繽紛。霞裙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晚。從者顧吳曰。子來已遠。得毋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宴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中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闈人啓扉。驚以爲盜。執送藩伯。坐廳事鞫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叱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惟鮮荔數枚。尙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檄歸廣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 錦衣受投獻

朱吳懷紀略云。正德中。南海縣民譚觀海者。坐法誅。家有田百餘頃。爲富人楊端等侵佔。觀海之子振。遂以獻大學士梁儲。子錦衣百戶次攄。故罷職。尙書戴縉子仲朋。及豪民歐陽元。李潤成爲業。併獻楊端等祖遺產。次攄與仲朋。益募郡徭。悉佃種之。端不勝忿。以家衆與譚氏鬪。殺其幹四人。自是楊譚相仇。攻無已。而他受獻者。謀盡殺諸楊。以快其忿。且絕後患。請於次攄。次攄時已躡遷本省都司。許之。于是率諸佃徭。夜厲刃縱火攻楊氏。悉殺之。并殺其鄰居異姓男女二百餘人。焚其室廬。擄其財畜。楊之婦有匿塘澗。以菱芡自蔽。免者。訴撫按。各監司勘問。于是南北科道。交章劾梁縱子殺人。乃命給事中劉禔。刑部郎中張文麟。往會撫按覆勘。元與潤成俱稱出次攄。仲朋次攄等亦以輸服。疏上下三法司。坐元潤成等凌遲斬罪。而別爲次攄等請上裁。有旨。仲朋發南樂府編管。次攄發邊衛立功。餘如擬。仍寘梁公不問。天尺按。次攄之子梁孜。字思伯。葉石洞稱其兄弟分廬。取其庫下者。王世貞謂孜詩近中唐。畫逼元宋。楷法得文徵君結法。爲人純雅恭謹。故人樂與之交。孜子紹裘能詩。亦奇士。次攄豈惟上視文康爲不肖。下視孜亦犂牛之類耶。

### 謝昌死高綿國

康熙丙辰。番禺謝厥扶。奉藩委爲順鎮總兵。平南從逆。旋反正。調厥扶不從。戰於疊石海。被殺。子謝昌。字允文。遂攜家入海。居海陵島中。新會順德村鄉。大遭殘毀。總兵蔡璋征之。搗其巢穴。昌遂飄入安南國。

國王不納。飄高綿國。卽海賈所稱江播樵也。後邑人陳石樵至侗侏。爲邊鎮陳誠菴上客。誠菴誕高綿國王遣使祝壽。中有使者身著花衣冠鬼帽。類不似番人。石樵詢之。果番禺市橋黎姓也。說從謝將軍到彼國。初王甚喜。授以一官。後被王壻所譖。謂此人終非地方福。殺之。麾下願爲官與農者聽。今尙有一姓翁者。亦爲番官。謝昌當日出海。人知之。死于高綿。則人不知也。高綿一戮。殆爲數千生靈報復耶。未足盡其辜矣。

二歲能書

昭代紀略云。萬歷甲午。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陳白沙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見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洒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未可知。

一席三元

邑茂才陳懷云。余有從祖。萬歷間老諸生也。入本朝康熙中年尙存。曾述舊聞。邑城內文秀橋側陳姓者。構一房屋頗壯觀。上梁之夕。恍怫有提籠在梁間照耀。中寫三元二字。陳甚喜。謂吉兆也。落成入居。不再傳。售與邑人周繼賢。南海程可則。周同年友也。以事抵順。主其家。周開宴款待。時玉崙相國尙在。邀以相陪。一座間而三元之兆始應。蓋周爲順治辛卯解元。程爲順治壬辰會元。黃爲萬歷丁未狀元也。酒席聚會。一小事耳。已有前定。兆於數十年前如此。

寶林僧自定死期

邑寶林寺主持僧元亮。號浩則。俗番禺黃姓。少貧。爲傭工。十六歲出家。始讀書。後能詩。善大字。開法寶林。當事薦紳多敬禮之。將示寂。先臘徧請居士與訣。自謂明年正月十五當涅槃。副寺以木龕未就。請延時日。浩則爲改二月初二。囑副寺速工作龕。至期又以漆水未乾再延。浩則躊躇半晌。復謂二十四日決行矣。屆期諸山畢集。卓午命法堂撞鐘擊鼓。示語云。世界看空似過雲。水邊林下絕囂紛。浮屠擁護心爲壯。此外餘情不欲聞。盤膝合掌。端坐而逝。吾友梁靈長。時年十六。親見。語之甚詳。浩則時世臘五十三歲云。尺舊閱周亮工先生集云。盱江羅明德疾革將化。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之。談論不倦。明午乃化去。人必造化在手。乃可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夫得力。非可卒辦。趙承元每言。人能不起妄念。無所執著。心常寂靜。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其理也。浩公真能空諸念者耶。

虎褥石猿

藥房梁麟生云。予少從學於伯雲陸公。聞說邑人嚴而舒。在明末時。宰富順縣。初任。吏請票拘本境土地。取虎座。嚴笑而押之。越三日。俄而堂吏擊鼓聲不絕。請官登堂。觀者如堵。一虎垂頭帖尾。徐行伏階下。嚴命之曰。本縣初任。例有虎座。汝神所送耶。然吾不忍戕汝。率汝醜類。遠離吾境可也。虎如有知去。至郊外。吐出一草毬如斗大。少頃。乃昂頭掉尾躍去。終嚴之任。無虎患。又曾於佛山旅邸。得接趙鄧州德。予謂公有神君號。胡得此。公曰。州有石橋數十丈。繞以石闌二十。各闌坐以石猴。每當陰雨。猴卽離石。

闌攫人果物。小民最苦。子爲文責之。時值晴。天忽雷雨大作。未抵署。而諸猴皆爲雷擊粉碎。然此亦子初蒞任時事。恐久任後。亦未必能感應。乃爾。天尺曰。趙公真至言哉。誠能動物。無私之謂誠。初任時志氣清明。利欲未擾。故鬼神可格。士君子嘗持初念。不作轉念。聖帝明王。豈外是哉。

沈原壤

焚餘云。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公曜並錄進庠。旣十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有登賢書者。先生謂彭公曰。是豈原壤作祟耶。乃以芻爲原壤像。爲文祭之。沈于江。未幾。彭中崇禎壬午鄉榜。未經禳者。無一人通顯。

鬼弄孩兒

香山黃瑜雙槐歲鈔云。梁僉憲昉。弱冠第進士。令蕭山爲御史。明敏善律。遇囚輒捶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數囚。嬰金鎖木枷。相謂曰。且侮弄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日得諸民家。又數日。昉無疾。忽見數囚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尺按昉傳。載其罷官一錢不攜。遺以清白。黃公之說。想亦得之傳聞耳。

新志贅言

會邑宜復郡治之說。其來久矣。乾隆二年五月。內巡撫都察院楊永斌奏稱。臣查新會形勢。南扼厓門。諸險。島嶼森列。窺蔽重洋。海舶盜艘。飄突遊弈。爲中路海防之衝。西互百峯大山。深阻綿邈。素稱匪窟。今縣在東北。面厓門而肘百峯。包絡所開各縣。屏衛廣。肇兩府。洵四達之要區。實一方之重鎮。規模壯麗。

甲於諸邑。而自新、鶴、恩、開各縣赴廣州省會。必由新會經過。本天然另一都會。請於此設復府治。按昔所分各邑。除順德近省。爲廣州右弼。無庸歸隸外。其新、鶴、恩、開四縣。俱隸近府。連新會附郭一縣。共領五縣。與廣、肇二郡相爲犄角等因。奉批該部議奏。旋經部議。請令督撫再行妥議。會楊調撫江蘇。督部院鄂彌達主稿覆奏。乾隆三年十二月。部議據該督鄂等覆稱。新會形勢雖屬要區。昔原爲郡。後析爲縣。必非無因。况已添設鶴山縣治。并設大官田捕盜同知。駐劄其間。雍正十一年。又奉添虎跳門、烏豬等處礮臺。安兵布防。控禦已極周密。應仍循其舊等語。奉旨依議。尺按。當事原無順德、香山俱隸新府之議。香、順二縣不考詳文。闕然控稟。至傾縣之紳民數萬。以不便於供輸爲辭。亦可謂鹵莽生事者矣。

### 子長後人

王中祕文集有與李伊令書云。吾鄉李子長先生。行醇謹端慤。聞其亦有妻。每食必舉案。酷肖梁伯鸞爲人。吾因輯其詩歌。以繼五噫。雷更愛子長。當國家無事時。天子三年一舉士。士之賢者。無論懷才抱義。皆得試於有司。有司擇其賢者。上之天子。爲鄉舉士。試日。有司坐大門左。諸生頭伏。嚙嚙。足緣行。衣單衣。披髮纓冠。聽點官督軍牢。軍牢雁行。持火枝督諸生。頂至踵。無不轉挽掀揭。破除其夾雜積弊。時子長年方少。將詣院。奮然不悅。曰。朝廷至大。何若是疑士。士至小。以不肖相視耶。卽棄硯去。不復入。後有司聞其賢。乃於貢院旁築擲硯亭。今伊令子長曾孫也。行醇謹端慤。有祖風。時天步艱難。已棄儒冠。不復仕。僕去年春。交伊令。因懷子長期相與遊黃山。約三十六峯結茅其上。天尺曰。吾鄉皆傳子長先生。



無妻。今閱王中祕書。乃有伊令爲聞孫。其非無後人可知。

元孝後生

羅文昭者。吾族老儒也。名炳漢。淹博而俠。少與陳公會斌鄰。交稱總角。陳公完節日。文昭翁走匿傍近。俟正刑後。卽出而親抱其元。與尸合殮。人少知者。家有饒貲。以俠故。日集騷客。文人會飲高樹堂。僕告貲乏。翁曰。盍賣田。久之。復告乏。怒曰。何故喋喋亂人意。僕以田盡告。翁乃訝曰。百頃之田。盡乎。因落魄不自聊。予大父司李公嘗周其缺。年九十。子天。大父爲詩祝曰。伏生年過授經時。吟榻蕭然妙有詩。四海舊遊埋俠骨。一身長在見期頤。浮雲久變雞洲道。明月猶懸沙子磯。公自不勞人拜祝。草堂高樹共依依。實錄也。乾隆壬戌夏月。余丈兼五。過子環溪館。集竹屏下。說文昭翁偶出。筆索陳獨漉公詩字。獨漉款稱文昭先生。翁閱畢。徐曰。吾今當呼子元孝後生矣。時翁日就困。而獨漉時名大噪。因謂人曰。司馬公四牌樓被刑時。元孝逃匿。元孝二兄俱死於黃連亂軍中。親友畏禍。非余誰合其首。今乃先生子。蓋怒甚也。余粵人。稱先生最泛。呼巫曰先生。日者曰先生。翁以軹里之姊。郟塢之邕。不曰世叔。父執而泛視之。無怪翁之輕薄矣。獨漉亦一時失檢歟。

九峯軼事

吳郡陸鈺。病逸漫記云。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上初卽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仁壽太后。又嘗

欲見上於東宮。爲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又李文達公賢。玉堂賞花詩序云。天順改元。明年暮春。文淵閣芍藥臺。忽開八花。時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賢遂設宴以賞。時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賢賦詩十章。宮寮咸和。其序謂與昔韓魏公廣陵金帶圍。先後並美。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者。而錢溥降順德知縣。亦未爲瑞也。

### 功名前定

邑太史辛北村云。己酉之役。撤棘後。謁座主嚴公。謂拆號時。吏以解元名。姓籍貫呈。余於燈影下見爲除光慧。顧撫軍曰。除光慧元耶。應聲非除。徐也。逮榜放。乃爲子撫軍相顧大駭。子夙世當爲僧。除者除去之義。光慧類山衲法名。功名豈非前定耶。天尺曰。丙辰秋。同邑孝廉馮天雲。落第南歸。同舟一客。外省人也。謂曾夢見南粵恩榜。馮詢榜首爲誰。曰順德羅天尺也。後榜發。得第七。謁兩主司。始知定元十日。以表語抑之。益信功名前定。而天機亦不盡洩也。

### 志漏科名

沙步村有羅琦者。字瑋甫。中式崇禎十四年己卯科。廣東鄉試七十三名。舊志選舉不載。乾隆庚午。胡黃門葺邑乘。考前後志俱不載。或其寄籍南海。番禺。查二縣志亦無有。而按族譜及祠中扁額。歷歷可據。

林頭梁羽翰。中天啓辛酉舉人。崇禎癸未進士。雷州學省志縣志亦不載。

紅被綵枷

邑人梁麟生藥房雜著云。大良區節字解心。讀書薄章句。齊諧志怪。所素喜也。五十得怯疾。康熙壬申。病且劇。諸常所與善者。數過訊曰。公來甚善。日爲蔗渣鬼所苦。茲始避去耳。客不解所謂。又曰。蓋紅緞被。有日矣。爾時必顯神異。公等勿懼也。粵人死。則以紅緞被蒙尸。故云。越日果卒。東門嚴君與區交好。聞訃往弔。路經大王廟。遇區與兩鬼卒同行。嚴驚愕。俄失所在。嚴亦還家。前鬼卒候於門矣。見嚴至。欲繫之。嚴且拒且退。至宅旁書舍。與之相持。自辰至午。無有知者。旋族兄至。驚異。亟往愬城隍。迎神以歸。鬼出票示嚴曰。奉票句人。神豈責我。因同俯伏神前。良久曰。君非某乎。以字音相近。誤矣。然饑甚。欲得一飯。遂退。嚴亦無恙。蓋嚴非有惡於卒也。以名字音近。區故使戲之。實其神異之說耳。南海陳君鉅公。名別見。僑居邑南碧鑑。自言少時往觀黃連醮會。鄉人佈列十王殿。王袞衣高坐。如錄事然。諸陰囚皆聚于五殿閣王門外。有枷鎖者。有炮烙者。有刀鋸者。有爲禽鳥所啄者。有爲惡獸所噬者。皆剪綵爲之。一婦人披枷。傍立一男鬼。若與語狀。陳移婦枷於男肩膊上。以資一嘆。明日歸。甫入門。鬼披枷隨之。詈曰。我無罪。何枷我。今錄名囚籍矣。牽陳衣哭。陳驚怖。謝曰。罪誠在我。願往解之。鬼曰。醮已散。堂殿俱焚。往無及。君速命良工。取絹素纏結我狀。仍拘以枷。延高僧代君懺悔。然後釋我。庶可免。陳如其言。僧懺畢。鬼曰。今可行矣。然乏路費。陳給之。鬼曰。我幸脫。然君已紀過矣。願無狃此。以招譴謫。兩事皆戲耳。然

余竊不平焉。夫陳戲鬼。則曲在陳。懺悔而解之。資斧而遣之。宜矣。鬼戲嚴。則曲在鬼。既不謝過。反縱貪饕。是以何故。不妨並存之。以俟識貫幽明者。剖此公案。

### 古銀缸

司李遺稿云。石室者。錦巖古跡也。石上並無光。穴露刻石室二大字。旁有明成化己亥立六小字。相傳昔人藏金處。余題一律云。錦巖一片石。石壓古銀缸。堊老傳荒說。殘碑對市廛。七星非研穴。二酉少書窗。剝薜尋年紀。吾心未肯降。又於山後有穩樂山三大字。人傳羅江東所題。至今猶存。

### 馬寧聖廟

邑馬寧堡有鼎齋書院。爲宋咸淳閒進士麥雷奮所建。內祀孔聖。兩廡十哲。如郡邑大成殿。僭也。鄉人傳雷奮曾請於朝。得立在炎宋時。粵尙在遷謫之鄉。爲烟瘴地。聖教未甚涵濡。或有然也。然例非郡邑。不得祀孔聖。姑闕疑焉。

### 武榜補錄

前明武科。邑志載者寥寥。如子外曾祖。崇禎癸酉科。梁如虹。倫敦人。子族嘉靖丁酉。羅應世。隆慶丁卯。羅中英。萬歷甲子。羅治身。壬子。羅龍光。丙子。羅三才。俱失載焉。至桑麻鄉蘇奠安。崇禎己卯科。亦失載。而馬溁鄉黎應珍。中萬歷乙酉十二名。丙戌。計偕不第歸。搆浮黛閣。與歐大任輩吟詠其中。有競病之風焉。而亦失載。其嫡孫宗碩從子遊。備述之。

鞫囚得治蠱方

宋嘉定閒。鄭萬全爲廣州推官。司戶嘗鞫一獄囚。用蠱毒害民者。因訊得知蠱主姓名法。其法以敗鼓牛皮燒灰。酒水各半。調服二錢。須臾中蠱毒者昏耗不省中。自能言下藥人姓名。事載仕鏡錄。其裔孫時達云。